

希臘悲劇名著

窩狄浦斯王

索縛克勒斯原著  
羅念生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窩狄浦斯王  
ΟΙΔΙΠΟΥΣ ΤΥΡΑΝΝΟΣ  
KING ŒDIPUS

索縛克勒斯 SOPHOCLES 原著  
哲布 SIR RICHARD C. JEBB 編  
羅 念 生 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譯者序

這譯本是根據哲布 (Sir Richard C. Jebb) 所編的「索縛克勒斯叢書」(Sophocles, the Plays and Fragments) 第一卷「窩狄浦斯王」(The Oedipus Tyrannus) 譯出的。譯者所採用的是一九一四年的劍橋 (Cambridge) 翻印本。哲布的學識很宏富，考證很周密，但有一些小地方，譯者卻沒有依照他的解釋譯出。譯劇內的專名詞列有一個簡明表。讀者還可按譯音表推測希臘原名。

譯者於二十二年冬天在雅典國家劇場裏看過本劇。希臘人把這古典語言改成了現代希臘語，用輕重節律 (Rhythm) 來替換古代的長短節律。那次的舞臺

背景是一道宮牆，觀衆左邊有一道巷子引入宮中。牆外只立着一所祭臺，觀衆右邊有一道階級。背景變成了這樣簡單。窩狄浦斯弄瞎了眼睛出來時，觀衆很動情，憐憫的成分似乎較恐懼的成分爲多，也許是因爲如今的宗教心理全然改變了。

譯者在雅典時，從學美國善教 (Dowdoin) 學校教授密斯先生 (Thomas Means)，朝夕與先生研究本劇，有許多疑難的地方都承先生指教。先生曾將此劇譯成英文，在美國出演過。

譯者十分感謝一位朋友在大暑天幫了他許多忙。

羅念生 二十四年八月十日，北平。

## 插圖表

- (1) 索縛克勒斯像 (第四頁) 一八三九年出自忒拉契那 (Terracina), 現存羅馬拉泰朗 (Latran) 博物館裏。這是大理石的仿製品。原像爲青銅所製。頭作深思, 衣褶表現很高貴的神情。
- (2) 窩狄浦斯破謎 (第四頁) 安格爾 (Ingres) 繪。左角下有枯骨與屍體, 那是未能道破謎語, 被妖獸處死的人。
- (3) 人面獅身的妖獸 (第五八頁) 出自斯巴達。



索 勒 克 像



(Sailly) 去了。從此後索縛克勒斯便霸占了雅典的劇場，直到紀元前四四一年纔被攸立匹得斯奪取了。次年春天他又表演了『安替功涅』(Antigone)，很能得雅典人的歡心。在薩摩斯(Samos)之役，他便做了培利克利斯(Percles)手下十大將軍之一。到了晚年，他的兒子易俄封(Iophon)看見他疼愛孫兒，很生妬忌。他聽說這老頭子要把大部分家產傳與孫兒，便控告他神經衰敗，做事太糊塗。這老人當庭宣讀他新近纔寫就的『在科隆諾斯的窩狄浦斯』。法官聽了他這崇高偉壯的詩句，知道他的神經並沒有衰敗，立刻就辭退了這件案子，還斥責易俄封不孝敬親老。這位悲劇家死於紀元前四〇六年，享了九十歲的高壽。

古今的批評家都說索縛克勒斯是希臘最偉大的悲劇詩人。他的風格很雄壯，表現又完美，這兩點很受古代批評家稱譽。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據說他寫了一百三十個劇本。我們知道他一共得了十八次悲劇獎賞，每次參加以四個劇計算，那末他的作品有三分之二是成功的，且從未得過末獎。他僅僅遺下七個劇本，即是『阿家克斯』(Ajax)，『厄勒克特拉』(Electra)，『窩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在科隆諾斯的窩狄浦斯』(Oedipus at Colonus)，『安替功涅』(Antigone)，『特拉客尼伊』(Trachiniae)和『斐羅克忒忒斯』(Philoctetes)那第四個劇『在科隆諾斯的窩狄浦斯』是他死後，他同名的孫兒纔拿出來表演的。

## 引言(節譯)

(一) 題旨：在某一種意義上，『窩狄浦斯王』是雅典的悲劇傑作。旁的劇本在結構的發展上可沒有這樣高明，這種高明的地方全靠人物的巧而有力的描寫。近代戲劇可以將次要部分隨意增減，劇景也可以隨意變換；這樣一來，結構與人物便不容易像本劇這樣緊湊在一起。

我們不妨盡力去追尋窩狄浦斯故事的原形，看索縛克勒斯增刪了多少，且看旁的劇作家怎樣處置這題材，這都是很有趣的。

這神話的題旨是一個兒子殺害他所不認識的父親，因而實現了那註定的命運。那娶母一事若不是原有

的故事，倒是很早就添入了的。這神話有兩個中心觀念：第一個是難逃的命運；第二個是聖潔的天倫關係，這後一個觀念是由那可怕的逆倫的罪惡反襯出來的。這兩個觀念僅由這種簡明的形式表現出來，從這一點可以推想這神話原是很古的。我們可以拿阿諾德 (Matthew Arnold) 的『蘇勞布與盧斯泰姆』 (Sohrub and Rostum) 一詩來比較：在那首詩裏，一個父親殺死了他所不認識的兒子，因而生出了許多感傷與騎士的柔情；這種情感在這個希臘神話原有的簡單形體裏是絕對找不出的。

(二) 荷馬史詩『依里亞特』 (Iliad) 裏面說



起窩狄浦斯的兒子坡呂涅刻斯 (Polynices) 帶着友軍去攻打塞拜 (Thebes) 也曾說起麥客斯·傑斯 (Mecistes) 到塞拜去參加窩狄浦斯的葬儀。(見第二十三卷第六七九行以下) 那原詩恍惚說窩狄浦斯是凶死的。

『奧第賽』(Odyssey) 說得比較詳細。(見第十卷第二七一以下)。

『我看見窩狄浦斯的母親厄匹卡斯忒 (Epicaste) (在悲劇裏叫易俄卡斯忒) 她不知不覺就做了一件很壞的事，嫁給了她自己的兒子；那兒子弑了父親後更討娶了母親；天神把這些事體告勸了凡人。但窩狄浦斯還在塞拜高城上稱尊，忍受着天神的惡意。厄匹卡斯忒自縊身死，去到了冥府；她給國王遺下了許多苦處……』

在這個大綱裏，沒有提起窩狄浦斯驅除妖獸，解救塞拜城的故事（雖是這一點可以由娶母一事推測出來），也沒有提起窩狄浦斯自己弄瞎了眼睛；更沒有提起他被逐出境；這最後一點與『依里亞特』裏的故事相符。『奧第賽』且沒有暗示厄匹卡斯忒為窩狄浦斯生下子女，因為他們結合不久，事情就暴露了。

(三) 旁的史詩：希西俄得 (Hesiod) 遺失的詩裏也許提起過這故事。他傳下的詩裏僅涉及窩狄浦斯的兩個兒子『為爭奪父親的羊羣』在祖城裏拚命。希西俄得且知道那獅身人面的妖怪在塞拜城為害。

有一些遺失了的敘述塞拜神話的史詩曾詳敘窩狄浦斯故事。當中有一部叫做『窩狄浦斯史詩』(Ophidipodeia) 這部詩裏說窩狄浦斯的四個兒女不是易俄卡斯忒所生的，乃是她一位續絃攸利干奈亞 (Envy)

Enenia) 所生的。這一點和『奧第賽』裏所說的相符。即是易俄卡斯忒並沒有爲窩狄浦斯生下子女。據我們所知，只有雅典詩人纔說她生過兒女。那些想討好多利安人 (Dorians) 的詩人與史家不說易俄卡斯忒生過子女，自有他們的理由。因爲有一些世家自認是窩狄浦斯的後裔，如像西隆 (Theron) 自認是窩狄浦斯的兒子披呂涅刻斯 (Polynices) 的後裔。若說他們的先人是由那不潔的婚姻所出的，不異於說那河水的泉源是污濁的。

在『西普利亞』(Cypria) 史詩裏，涅斯托 (Nestor) 也會說起這故事。……還有一部『塞拜史詩』(Thebaid) ——不是後來安提馬卡斯 (Antimachus) 所寫的同名的史詩，——只剩下約末二十行，敘述窩狄浦斯咒詛他的兒子日後會爭奪王權，自相殘殺，

因爲他們違背了父親的告誡，會把拉易俄斯所用過的酒杯放在他的棹上。

(四) 平達 (Pindar) 平達也曾提起過這故事，見第二個『俄呂謨匹阿歌』(Olympiad) 第四十七行以下：

『……自從那日那倒楣的兒子逢着拉易俄斯，把他殺了，圓滿了日神的預示。但報復女神們見了，使他那兩個好戰的兒子自相殘殺。』

在這裏那報復女神原是爲報復那弑父的冤仇，並非爲響應窩狄浦斯的咒詛，纔敗壞了他的兒子。平達且有殘句說起那女妖的謎語，他還引用過『窩狄浦斯的智慧』一語。

(五) 史家那些史家詳敘塞拜神話時，不至於刪去了窩狄浦斯傳說。黑拉奈卡斯 (Hellanicus) 會說起

那自己弄瞎了眼睛的窩狄浦斯。斐累賽提斯 (Pherecydes) 著有一卷塞拜神話。據他說易俄卡斯忒曾爲窩狄浦斯生下兩個兒子，同被密尼伊人 (Minyae) 殺死了。至於那四個兒女（指厄忒俄克勒斯 Electes, 坡呂涅刻斯 Polynices, 安替功涅 Antigone 和易斯麥涅 Ismene）乃是繼母所生的。

(六) 悲劇家這故事的綱領雖是固定的，但細節各自不同，可以任人取捨。那三大悲劇家，噯斯苦羅斯 (Aeschylus), 索縛克勒斯 (Sophocles), 和攸立匹得斯 (Euripides) 採用了一些新的細節，這些細節不是先前的傳說裏面所有的。他們說那四個兒女是易俄卡斯忒所生的，不是繼母所生的。他們又說那兩個兒子的命運原是窩狄浦斯咒詛出來的。我們不十分明瞭攸立匹得斯怎樣處置這個故事，但噯斯苦羅斯與索縛克勒

斯兩人的計劃卻有很大的差別。

噯斯苦羅斯處置這個故事，正如同他處置阿加孟農 (Agamemnon) 的故事一樣。他把窩狄浦斯當作一個『四部曲』裏面的首要人物，這『四部曲』追敘到拉布達科斯 (Labdacus) 家中所承受的咒詛，正如『俄勒斯忒阿』(Orestes) 三部曲追敘到彼羅普斯 (Pelops) 家中所承受的咒詛。那四部曲的第一部是『拉易俄斯』(Laius)，第二部是『窩狄浦斯』，第三部是『七將攻塞拜』(Seven Against Thebes)；那完成這四部曲的笑劇是『獅身人面的妖獸』(Sphinx)。『拉易俄斯』只剩下幾個字，『窩狄浦斯』也只剩下三行。『七將攻塞拜』卻完全存在，我們可以從這劇裏（由第七七二行至第七九一行）看出『窩狄浦斯』一劇的概略。噯斯苦羅斯正如索縛克勒斯一樣，把窩狄

浦斯放在最得意的時期中。這主人公拯救了塞拜城 (Thebes)，很受那地方的人民崇敬。但後來他發覺了那逆倫的婚姻，自己弄瞎了眼睛，還咒詛他的兒子爲爭奪王權日後會自相殘殺。這咒詛且是戲劇頂點的一部分，在詩人看來，這是很重要的，因爲這正好表明報復女神們不斷的活動。

(七) 索縛克勒斯：『窩狄浦斯王』不屬於一個三部曲，乃是一個獨立的劇本。劇本的頂點是窩狄浦斯發覺他自己的身世，同時注重發覺時所生的影響，不注重後來的結果。如其作者盼望一個成功的結構，他必須把這個『發覺』預備得很自然；這『發覺』的進展當越來越有趣；等到完成時，劇中的情景必須有絕大的倒轉。索縛克勒斯的成功就在他的結構上。在分析本劇的結構以前，我們得注意作者的兩點發明：

(1) 原說窩狄浦斯在襁褓時被他的母親遺棄在客賽龍山上，幸虧那兒的牧人尋見了他，把他養在那崇拜報仇神的西喜噶 (Sicyon) 或是養在博俄替阿 (Boeotia) 南部。索縛克勒斯卻叫拉易俄斯的牧人把那嬰兒交與坡呂波斯 (Polybus) 的牧人，這接受的人把他養爲己有。作者這樣製就了兩種證據，這兩種證據在最後的『發覺』裏會合在一起。且因此窩狄浦斯對於自己的身世問題，由煩悶、恐懼，進展到希望的境界裏，這和觀衆所知道的真實情形恰恰相反。

(2) 噯斯苦羅斯的『窩狄浦斯』殘句裏表明那國王在波特尼伊 (Potinie) 附近的三叉路上殺了拉易俄斯，那地方在博俄替阿 (Boeotia) 境內，正當塞拜與普拉提阿 (Plataea) 間的大道。遊歷家保塞尼河 (Pausanias) 曾在那遺址裏見到地母和地女 (Dē)

meter 和 Persphone) 的聖林。這地方且是報復女神的聖地：『波特尼伊』的本意是『可畏的』，這原是報復女神的稱號。這地點最合於喀斯苦羅斯的用意：他們兩父子承受了家中的咒詛，在報復女神的聖地彼此相逢。

但這地方不合於索縛克勒斯的用意。在他看來，劇中的神明主宰不是報復女神，而是日神。他把那肇事的地點由波特尼伊移到道力阿 (Daulia) 附近的三叉路上，那地方與得爾火 (Delphi) 同在縛客斯 (Phocis) 境內。波特尼伊的分叉路已尋不見了；但縛客斯的過道與索縛克勒斯劇中的情節很相合。(參看第二五二註)。這地點的變換表示劇裏的人物不受報復女神的掌管，而受日神的掌管；只有日神才能洩漏那不潔的行爲，懲罰那不潔的人，且能使那流浪的人得到最後的安息，使

那爲無心的罪惡而傷心的人得到最後的寬赦。

(八) 故事的前部：本劇沒有說起這故事的前一部分。索縛克勒斯不像攸立匹得斯 (Euripides) 那樣在開場時敘明故事的本源。詩人所想像的這故事的前一部分得在本劇的零星散漫處去尋找；再把這些片段連接起來，纔能使我們完全了解這部作品。

塞拜國王拉易俄斯 (Laius) 因爲沒有子嗣，跑去得爾火 (Delphi) 訪問日神，到底他會不會絕嗣。日神答應給他一個孩子，但他自己卻會死在那兒子手中。(參看第二四九註) 後來易俄卡斯忒 (Jocasta) 真爲他生下了一個兒子；三天之後，他就把他拋棄在客賽龍山上。嬰兒的足部釘上了一顆釘子，——即使這殘廢的嬰兒沒有死去，被人家發現了，那人也不致於收養他；這孩子後來竟因此取得了『窩狄浦斯』這個名字，這名字

的本意就是「腳腫」。

易俄卡斯忒親手把這嬰兒交與一個用人，吩咐把他弄死。這人是拉易俄斯家中所生的奴隸，因此很得主  
人信用。拉易俄斯每年叫他上客賽龍山上去牧羊，從三  
月牧到九月。

他在那山上結識了一個牧人，這人是科麟索斯  
(Corinth) 國王坡呂波斯 (Polybus) 的用人。拉易俄  
斯的用人可憐那孩子，把他交給了這位科麟索斯牧人，  
這人把他帶到了他自己的祖城裏去。那時候坡呂波斯  
和他的王后麥洛拍 (Merope) 也沒有子嗣，便把這嬰  
兒養爲己有。科麟索斯人都奉他做太子。他一直長到成  
人從未懷疑過他不是國王的血肉。

但有一天一位客人在宴會裏喝醉了，說窩狄浦斯  
並不是國王的親生；這太子跑去問國王和王后，他們痛

叱那醉漢，安慰了窩狄浦斯，但他覺得到處都有人在議  
論他，便決心親自去訪問日神。日神沒有指明他的父母  
是誰，卻說他會殺死他的父親，討娶他的母親。

他便離開了日神的廟地，決定不再回到科麟索斯  
故鄉去。於是他向着東方走去，從縛客斯 (Phocis) 去到  
了博俄替阿。

這時候拉易俄斯正從塞拜城趕得爾火去訪問他  
從前拋棄的嬰兒到底死了沒有。他沒有帶許多衛士，只  
帶了四個隨從。這五個人在縛客斯 (Phocis) 境內的三  
叉路上，逢着窩狄浦斯。他們起了口角，窩狄浦斯殺死了  
拉易俄斯和他的三個隨從。那第四個隨從逃回塞拜城  
去，說是一大羣強盜殺害了他們。這生還的人正是從前  
拉易俄斯和易俄卡斯忒打發去拋棄那嬰兒的牧人。

塞拜人曾經尋求過這兇殺的線索，全然無效。國王

崩駕不久，他們又遇着一件新的禍患。天后（Hera）打發了一個人面獅身的女妖來擾害塞拜城，這妖獸坐在城外的山上，傳誦一道謎語，問什麼動物有時兩足，有時三足，有時四足，這東西腳最多時，最是軟弱。凡是回答不出來的人，都被牠處死了。塞拜人失望極了，就是忒勒息阿斯（Teiresias）先知也無能為力。那遊浪的窩狄浦斯卻跑來道破了這謎語，他說是「人」，因為一個人生下地時是四隻足，老來時加上一根拐杖，又變成了三隻足。於是那妖怪便墜崖自殺了。（參看第十七註）那些感恩的人民把王位獻給了這位救星，同時拉易俄斯的寡后易俄卡斯忒也嫁給了他。

正當窩狄浦斯登極時，那先逃回來的僕人恰在城中。這人跑去跪在易俄卡斯忒面前，攀着她的手求她把他送到那遠方的牧場上去重操舊業。一個忠誠的老

僕人只有這一點小小的懇求，王后立刻就准許了。

又過了十六七年，本劇的動作才開始。這其間易俄卡斯忒生下了四個兒女。（見本文第五段）我們試看這劇尾的情節，想來那兩個女孩不過纔十二三歲。窩狄浦斯這時樹立了一個強大的王基，凡是有什麼患難，塞拜人總去求他。

這時候發生了一個很大的災難：地面的果實朽爛了，原上的羊羣病死了，婦人又不能生育，全城都發生了瘟疫。正當各處的祭台上冒着香煙時，正當空際充滿了苦痛的呻吟時，一大羣童子，青年，和老祭司來到國王面前請求援助。本劇的動作就從這兒開始。

（九）本劇結構的分析：本劇的結構分作六部分，前五部分各分兩段，與第六部分相合，共成十一段。

（1）開場白：（由第一行到一百五十行）窩狄

浦斯國王上，塞拜人把他看得很高。他答應去尋找拉易俄斯的兇犯，拯救人氏。

歌隊進場時的道白（由第一五一行到二一五行）  
歌隊祈禱天神，且悲痛他們所受的災難。

（2）第一場（由第二一六行到四六二行）國王當衆咒詛那不明的兇手。他聽了克勒噶（Creon）的話，把忒勒息阿斯（Teiresias）先知請來。這先知起初不肯答話；後來因爲捱了罵，纔說窩狄浦斯自己便是那兇手。

第一只歌：（由第四六三行到五一二行）歌隊預言那不明的兇手就要受罪了；但因爲缺少證據，他們不能相信先知所說的話。

（3）第二場（由第五一三行到八六二行）克勒噶否認他曾經收買先知來控告國王。窩狄浦斯不相

信他的辯駁。易俄卡斯忒（Jocasta）王后出來止住了這場爭辯，克勒噶便退去了。國王告愬王后說先知控告他是拉易俄斯的兇手，王后勸他不必着急；雖是命運註定了拉易俄斯會死在他的兒子手裏，但那嬰兒早就被棄在荒山裏；並且拉易俄斯已在那三叉路上被一大羣強盜殺死了。

王后提起那三叉路時，窩狄浦斯便吃了一驚。於是國王問起那肇事的年月，地點和拉易俄斯的容貌與他的隨從。這一切都使他相信他自己便是那兇手。

國王把他的故事告愬王后，說他怎樣在科麟索斯（Corinth）被人嘲笑，怎樣前去得爾火，怎樣在縛客斯境內殺了人。但他還有一線希望：因爲那逃回的用人說拉易俄斯是被一大羣強盜殺死的，並不是被一個人殺



死的。

國王要召見那生還的人，那人現在牧羊去了。

第二只歌：（由第八六三行到九一〇行）歌隊咒詛那暴戾的行爲，如像國王對待克勒喻的行爲；且咒詛那不敬神的行爲，如像王后懷疑神示的行爲。

（4）第三場：（由第九一一行到一〇八五行）正當這時有一位信使從科麟索斯跑來，說他們的國王波呂波斯（Polybus）死了，他們要迎接窩狄浦斯去承繼王位。易俄卡斯忒和窩狄浦斯聽了大喜；因爲那註定窩狄浦斯殺害他父親的神示並沒有靈驗。

但國王還畏懼那另一段神示，害怕討娶他的母親。那信使聽了這話，便說明坡呂波斯和麥洛拍（Melepe）並不是窩狄浦斯的親生父母。那信使早年替坡呂波斯牧羊時，在客賽龍山上檢得了那嬰兒時代的窩

狄浦斯，把他帶到科麟索斯去。不，那不是檢來的，那是另外一個牧人送給他的。

但誰是那另一個牧人呢？信使說他是拉易俄斯的臣民。

王后求窩狄浦斯不要再去追究這事。他說不論他的身世多麼卑賤，他一定要追根到底。於是王后呻喚一聲，奔了進去。

第三只歌：（由第一〇八六行到一一〇九行）歌隊高興的說窩狄浦斯會變做一個塞拜人，他也許就是神明的種子。

（5）第四場：（由第一一一〇行到一一五八行）那位塞拜牧人進來時，科麟索斯的牧人便說，就是這人把嬰兒送給他的。一步一步真象全明了。那嬰兒原是拉易俄斯的兒子，原是拉易俄斯的王后把他交與那牧人

的。窩狄浦斯這時恍然大悟，他也呻喚一聲，奔了進去。

第四只歌：（由第一一八六行到一二二二行）歌隊在這裏悲痛國王的敗覆。

（6）退場：（第一二二三行到一五三〇行）這時一個宣告人從宮裏出來說王后自縊了，國王自己弄瞎了眼睛。頃刻間國王就扶着侍者出來了。他很動情的請求歌隊裏的長老們把他殺了，或是把他驅逐出境。

克勒喲出來引他進去。克勒喲答應了替他照顧那兩個女兒；她們進來和父親道別。窩狄浦斯更求克勒喲把他逐出境外，但這事情必先要訪問日神。

克勒喲引窩狄浦斯進去時，歌隊道出了那最後的話：不要說一個在生的人是幸福的，直到蓋棺時才能這樣肯定。

說起本劇的結構，我們應先注意詩人怎樣處置這

兩道線索。他發明了那第二個牧人來做第二道線索。

（1）那塞拜牧人曾經報告拉易俄斯死在那三叉路上（見第七一六行）王后曾經說及那肇事的時間，說及拉易俄斯的容貌與隨從。這一切可以證明窩狄浦斯殺了拉易俄斯，在第七五四行裏就已證明了這事。不容窩狄浦斯再生疑惑；但他絕沒有想到拉易俄斯就是他的父親。這是第一道線索。

（2）那科麟索斯牧人又是一道線索，他說窩狄浦斯並不是科麟索斯國王坡呂波斯與麥洛拍的兒子，好叫窩狄浦斯釋放了殺父娶母的憂慮。所以窩狄浦斯在一〇七六行以下會那樣自寬：這和易俄卡斯忒的失望恰恰相對。王后在第一〇四四行裏就知道事情不妙。

（3）當這兩個牧人相遇時，這兩道線索便交叉

在一起。這點剛好發生在上面的一片高興之後。現在證實了拉易俄斯的兇手且會弒了父親，娶了母親。

(十)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批評：亞里斯多德時常引用本劇，可見他把這劇當作悲劇的典型傑作。但他所提及的各點只是關於形式的普通分析，他並沒有論及本劇特有的精華。他所提及的各點如下：

(1) 劇中的『發覺』做得很好，且由這『發覺』生出了一個『倒轉』，即是窩狄浦斯發覺了他自己的身世，他的命運因而轉變了。

(2) 這個倒轉來得特別動聽，因為那科麟索斯的信使本是來替窩狄浦斯報告好消息的，那知會把事情弄得更壞，因而生出了這個轉變。

(3) 窩狄浦斯這樣的人物最宜於做這種倒轉的題材；因為他是一個光榮偉大的人物，雖不很公平良

善；且因為他的倒轉不是由一種罪惡裏得來的，乃是由一種不自覺的錯誤裏生出來的。

(4) 這故事使人聽了發生憐憫與恐懼的心理。一切的慘劇，如嬰兒被棄，拉易俄斯被殺和易俄卡斯忒自縊，都不會使觀衆目視，都是耳聞的。

(5) 如果本劇有什麼不近情的成分，那絕不在劇中的情節裏，而在本劇開始以前的故事裏。

亞里斯多德在這最後一點裏說起一個很可非難的地方，即是窩狄浦斯不知道拉易俄斯的故事。窩狄浦斯本知道那前一個君主的名字，雖是克勒翁還把那個名字告愬他。(見第一〇三行。)他且知道拉易俄斯是兇死的；但不知他究竟死在城裏鄉下，或死在外邦。(見第一〇九行至一一三行。)他沒有聽說拉易俄斯是被一羣強盜殺死的，更不知道逃回了一個隨從。(見第一

一六行至一二三行)。他曾問及當時追究過這案子沒有。(見第一二八與五六六行)。易俄卡斯忒嫁給他許多年了，這時才把拉易俄斯所得的神示告懇他，好像是初次告懇他一樣。窩狄浦斯這時才把他早年的遭遇告懇她。我們且不管他怎樣會提起他科麟索斯的父母的名字，好像怕易俄卡斯忒還不知道，其實這不過是一個相連的故事的引子。我們可以認為凡是窩狄浦斯所不知道的事情都是易俄卡斯忒和宮裏的人所不願道及的。但這些過去的緘默明明是太過度了。這缺點的真正辯護便是坦白的承認這個缺點。本劇裏面的動作既然安排得這樣好，此外一些題外的事情就是安排得隨便一點，也不致於生出什麼不快之感。好像一位雕刻家沒有把支柱弄得光滑，在他想來，這不致於影響一件最完美的藝術品。

(十一) 人物：本劇的人物都是生動的。……索縛克勒斯原想漸次感化當日懷疑派的思潮。

(十二) 窩狄浦斯：窩狄浦斯的天性是很敬神的。他曾親自到得爾火 (Delphi) 去訪問過神示，這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他的命運雖是那樣的苦，可不會使他背棄神明。直到他登峯造極時，還不會改變他的本性。本劇開場時，他並沒有傲慢的神情；且對於他的人民十分愛護，對於神示又十分敬信。一旦先知叱責他是拉易俄斯的兇手，他且憑理智來判定。他首先要觀察有什麼事實足以毀壞他。後來他面對着神明，沒有先知站在人神中間。他那片敬神的本能可以從他的祈禱裏聽出來：「不許呀，你們這些威嚴的，聖潔的天神，不許我看見那一天！」(第八三〇與八三一兩行) 經過了許多變化莫測的希望與恐懼，他便明白事情不好了。那先前裁判過

信仰的理智，如今卻用來裁判他的罪惡。

(十三) 易俄卡斯忒：我們不能說窩狄浦斯不敬神，所以纔得到這樣一個惡運。至於易俄卡斯忒的例子，恍惚一看卻不易斷定。她公開的嘲弄過神示，還勸她的丈夫不要相信。她告愨夫君說：(第七一一行至七一二行)「有一次先夫拉易俄斯得了一個神示，我不說那是日神親自道出的，乃是由他的祭司道出的。」她相信天神能夠實現他們的意志，(見第七二四行)還能夠懲罰凡人，或是拯救凡人。(見第九二二行)但不相信一個凡人——不論他是先知或是祭司——能夠預知未來的事。日神的祭司不是叫她犧牲了她的長子嗎？那何曾救起了她的先夫拉易俄斯？她正如窩狄浦斯那樣信仰真神，不信任凡間的解答人。他們兩人都求先知與祭司，想直接領悟那掌管他們的命運的天神的旨意。這

樣看來，本劇專在說明信仰與理智的關係，作者在這兒研究永真的人性，並不在反抗當日懷疑派的思潮。

(十四) 忒勒息、阿斯與克勒噶：這兩位人物把窩狄浦斯反襯得格外清楚。忒勒息、阿斯是日神的侍者，代日神傳達旨意。他的精明和國王的昏昧恰恰相對。他站在國王頂上，克勒噶卻站在國王底下。克勒噶的地位雖是卑微，但比較安穩一些。他為人很機警慎重，注重實際，不任情感用事。他的自尊心很高，對人又寬大。

(十五) 本劇的年代沒有外來的證據可以決定。本劇初次表演的年代內在的證據假定出演在「安替功涅」(Antigone)與「在科隆諾斯的窩狄浦斯」二劇之間，也許就在紀元前四三九年至四一二年之間。我們還不能說得更準確一些。近代有人把窩狄浦斯當做雅典的大政治家培利克利斯(Pericles)，把拉易俄斯

的死當是阿爾克密喲尼德 (Alcmaeonid) 家族的遇害；又把塞拜城 (Thebes) 所受的災難當是多利安 (Dorian) 戰爭與當時所發生的病疫。我們不必注意這些推測之辭；應把聯想和寓意分開。如果索縛克勒斯是在描寫雅典的病疫，那便蹈了夫利尼卡斯 (Phrynichus) 描寫邁利塔斯 (Miletus) 失陷的覆轍，同樣會惹起雅典人悲傷。如果正當瘟疫之後，他要形容一個想像中的病痛的城子，他自然應該參入一些他所經驗過的感覺。但本劇裏的描寫還說不上這一層；只第一八〇行裏說起那病症「污穢了空氣」倒像是他的經驗之談。

從紀元前第二世紀起就發生了一種傳說，說索縛克勒斯表演本劇時，給非羅克勒斯 (Philoctetes) 占去了頭獎。非羅克勒斯是愛斯苦羅斯 (Aeschylus) 的姪子，關於他的作品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有些近代作家對

於這事很表示驚異，這完全是多事。非羅克勒斯的劇本也許還好，且從未有人懷疑過那些評判員，說他們不可靠。（有人猜想非羅克勒斯借用了愛斯苦羅斯的作品去比賽，因而得勝的。——譯者）。

（十六）演員波拉斯 (Polus) 紀元前第四世紀末葉，有一位著名的演員叫做波拉斯善於演窩狄浦斯……

（十七）同題的劇本：希臘劇作家從沒有厭棄過這故事。除了這三大悲劇家外，還有好幾位劇作家寫過八九個同名的劇本，但都沒有留傳下來。

我們試把塞內卡 (Seneca) 科內伊 (Cornelle)，德賴頓 (Dryden) 與佛爾泰 (Voltaire) 幾人的同名劇本拿來比較，便可見希臘本劇特別高明。

（十八）塞內卡的劇本：塞內卡追學索縛克勒斯，

有時竟把希臘原詩意譯過來。他的結構和索縛克勒斯的結構有三點不同之處：

(1) 忒勒息阿斯先知不是憑他的直覺就知道拉易俄斯的兇手是誰。當窩狄浦斯懇求他時，他還得去運用方術。他說烏聲與獻祭都沒有功用，得要把拉易俄斯的陰魂請出來。於是他請出了那鬼魂來叱責那逆倫的兒子。這一節故事是由克勒噶道出的，他引用了許多羅馬的方術。索縛克勒斯也曾在『安替功涅』裏面（見第九九八行至一〇一一行）寫過這類的事，但寫得多麼輕巧，不像塞內卡這樣笨拙。

(2) 王后是在舞台上當衆自殺的。

(3) 國王自動的離開了祖國。

(十九) 塞內卡與索縛克勒斯的關係：塞內卡對於希臘本劇很下過功夫。他雖是善於運用詞令，可不知

怎樣變換布局的自然發展。他把索縛克勒斯的情節收縮在一起，再加上一些詞令的裝飾，也不過纔一〇六〇行，僅够演一點半鐘……他把戲劇的趣味變成了感覺的趣味。

(二十) 科內伊的劇本：我們可以由這劇本看出這古代的題材要怎樣才能適合近代的舞台。科內伊看出這故事太簡單了，便加入一個次要的布局。這劇開幕時，雅典國王西修斯 (Theseus) 正和拉易俄斯的女兒得爾西 (Dirce) 做愛；到後來，這兩人的快樂的結局分散了我們對於那兩位主要人物的注意。科內伊不會把忒勒息阿斯先知請出來，他叫富女內利內 (Nemene) 說出那先知怎樣把拉易俄斯的陰魂請了出來。那陰魂不會叱責窩狄浦斯，只說要等到他的冤仇得報時，塞拜城才得安寧。那『發覺』的方法和索縛克勒斯所用的方

法差不多，只是沒有人家的做得好。拉易俄斯的牧人在台上當衆自殺，王后也捨得那短劍刺入胸中。國王自己弄瞎了眼睛；他眼中的血剛剛流出時，塞拜城的病疫便停止了。

這劇裏的窩狄浦斯像一位十七世紀的法國君主，大禍臨頭時依然鎮定。這不自然的冷靜破壞了悲劇的情緒；這和古來那個英雄的生動與熱情真有天淵之別。

(二十一) 德賴頓的劇本：德賴頓也曾採用過次要的布局，他叫阿哥斯 (Argos) 國王 阿德拉斯塔 (Adrastus) 和拉易俄斯的女兒攸利提西 (Eurymedea)

做愛。他以為這個國王不至於像西修斯那樣影響窩狄浦斯的重要地位。這劇開幕時，窩狄浦斯出征阿哥斯去了，克勒噶想篡奪王位，這奸賊曾向攸利提西表示情意，遭了拒絕。不久窩狄浦斯攜着阿德拉斯塔凱旋，又把他

放釋了，叫他去向公主求愛。從這一點一直到「發覺」時，德賴頓都在摹仿索縛克勒斯。他又把拉易俄斯的鬼魂請出台上來指責窩狄浦斯。

德賴頓也蹈了科內伊的覆轍，這覆轍又是他所認識的。他的兩個次要人物雖沒有西修斯和得爾西那樣可厭，但他們所生的影響是相同的：即是次要的布局破壞了主要的布局。攸利提西的死反變成了悲劇的頂點，她是被克勒噶刺死的。這奸賊又和阿德拉斯塔互相殘殺；易俄卡斯忒殺死了子女後，也就自殺了。最後窩狄浦斯由窗前跳了下來。

索縛克勒斯的悲劇是用來淨化我們的憐憫與恐懼的心理的，使我們不敢沾染惡劣的行爲，趨向那高尚的目的。德賴頓的悲劇卻叫我們同情窩狄浦斯與攸利提西，又叫我們憎惡奸邪的克勒噶，和全體的屠殺與自



殺。這不但沒有淨化我們的憐憫與恐懼，且把這些情感弄得十分遲鈍。

(二十二) 佛爾泰的劇本：佛爾泰的劇本比起科內伊與德賴頓兩人的劇本富於古典精神。他十九齡時便寫就了這部作品，後來一連演過四十六次，在那些時代裏可算是一個絕大的成功。這裏面也有一個次要的布局，但絕不致於影響那主要的動作。

這劇裏的情節是這樣的：非羅克提提斯 (Philoctete)

(Philoctete) 重遊塞拜城，看見窩狄浦斯登了拉易俄斯的寶座，賽拜人正忍受着災難，很想殺一個人來平息天神的忿怒。非羅克提提斯原是拉易俄斯的仇人，因被人控告是他的兇手。易俄卡斯少年時同這位英雄訂過婚，她如今還愛他。她叫他逃走，但他決心留下來對付這一件欺詐的案子。正當這時，忒勒息阿斯先知指出窩狄浦斯才

是罪人。非羅克提提斯且相信國王是清白的；從第三幕以後，他就不再出台了。

此後的布局和希臘原劇的布局大致相同。後來一位大祭司出來說窩狄浦斯自己弄瞎了眼睛，天神的忿怒便平息了。直到王后死時才閉幕。

(二十三) 佛爾泰自己的評語：佛爾泰自覺他處置非羅克提提斯不很得當。他說這英雄好像是特來受人講謗的。從第三幕以後便沒有再提起他的名字；這劇的結局全不必依靠他。佛爾泰對他一位朋友說巴黎的演員不願意演一部沒有愛情在內的「窩狄浦斯」，爲討好那些演員起見，他弄壞了這一部作品。

作者常說戲劇裏得要有一個次要的布局。他又說這故事本身還不够那後兩幕的材料，更不必提起那前三幕的材料了。這些古代的題材只够寫一兩景，不够寫

一個完全的悲劇。『窩狄浦斯』這劇應該在第一幕後就完場。也正因為材料太少，科內伊與德賴頓兩人才加入了一些次要的人物。

(二十四) 古代劇與近代劇的主要分別：為什麼索縛克勒斯不會加入一個次要的布局，竟能寫出了一部更有力的劇本？他的劇本的偉大處不僅在布局的結構和發展上；且因為作者能借這故事來研究人性。科內伊、德賴頓和佛爾泰三人都恐怕他們的觀衆嫌這可怕的故事太痛苦，太單調了；纔加入一些輕快的成分，如戀愛與陰險，來給他們消遣。

索縛克勒斯卻使觀衆的注意力集中在窩狄浦斯與易俄卡斯忒身上。觀衆緊緊的追隨着每一步動作所發生的情感，觀察到靈魂的深遠處。好像看見一位瞎子走近了崖邊，時刻都在驚心動魄，不容他們去注意旁的

枝節。這悲劇所引起的趣味是繼續不斷的，是緊張的；且用希望與失望的變化來避免單調的毛病。劇中的人物能使觀衆發生憐憫與恐懼的心理，因為那主人公原是一個清白的人，只不過遭受了一種不知的命運；就是一位最良好的人也難於逃避這種命運；我們看了這劇，會生出一種戒心。等到大禍臨頭時，作者知道怎樣減輕那緊張的成分，他從悲劇的本身生出了一種慰藉，即是令那瞎眼的國王聽到他女兒的哭聲。科內伊卻令西修斯和得爾西做就一個快樂的收場。

(二十五) 預知：德賴頓使窩狄浦斯與易俄卡斯忒由一種神祕的本能感到他兩人的真正關係。她曾經對他這樣說過：(見第一幕第一景)。

『當你責備我時，我好像爲你生出了一種爲母的溺愛，不叫我動怒。快不要這樣；因爲我雖還愛拉易

俄斯，正如一般的妻子都愛他們的夫君；但是我更心疼你，把你當作我的血肉。」

佛爾泰也曾有這樣的想像，易俄卡斯忒曾向窩狄浦斯談起她的婚姻：（見第二幕第二景。）

『我這驚愕的靈魂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擾亂，我害怕發現我躺在他的懷裏。』

科內伊也有近似的筆調。

這些預先的警告的確可以使觀衆吃驚；但爲何不早將真情暴露出來？這並且會減少『發覺』的効力。這一種話也許很有詩意，也許富於悲慘的情調；但缺乏戲劇的力量。索縛克勒斯卻不會露過這種破綻。

（二十六）那不近情的部分：這些後來的作家沒有一位能够化去這故事的不近情的部分，即是易俄卡斯忒和窩狄浦斯不知道拉易俄斯的故事。（參看本文

第十段）索縛克勒斯把這種情節默認了；惟其是默認了，才不致惹人注意。

塞內卡也不想去化除這種困難。但這幾位近代作家卻想方設計來避免這個缺點。科內伊的主人公知道拉易俄斯是被一羣強盜殺死的，還知道那肇事的地點與時期。他並且記得清清楚楚他自己在那同一個地方，在那同一個日子裏殺死了三個路人。說來也奇怪，他從沒有想到那三個路人許就是拉易俄斯和他的隨從。他淡淡的對王后說那三個人大概是強盜；（見第一幕第一景。）但看他後來所說的情形，（見第四幕第四景。）足見他全沒理由可以說他們是強盜。

德賴頓的辦法簡單得多。窩狄浦斯說他聽見過一些關於拉易俄斯的謠傳，但因為政務紛忙，他竟把這些話忘卻了。

佛爾泰的方法卻要高明一些。窩狄浦斯向易俄卡

斯忒打聽拉易俄斯的故事時，他這樣致歉：

「夫人，一直到今天，我因為怕使你悲傷，從沒有提起過這令你落淚的事情……」

作者也承認不應該老把窩狄浦斯悶在葫蘆裏，因怕夫人不高興，不敢提起拉易俄斯。佛爾泰認為索縛克勒斯應當說明窩狄浦斯聽了拉易俄斯的兇死時，怎不能立刻憶起他自己在那三叉路上所遭逢的事情。這位法國詩人卻說是窩狄浦斯的記性遲鈍了，他叫窩狄浦斯說：

「一直到今天，我不知中了什麼邪魔，竟忘卻了這一樁事變……」

這方法固然不惡，但只是一種舞台的計巧。這不近情的部分原是這故事本身所固有的；扶得東來西又倒，本是

無法挽救的。

（二十七）希臘悲劇的復興：我們看了近來希臘戲劇的復興，可以知道那上乘的希臘悲劇是多麼能够迎合觀衆的心理……近代人太注意希臘劇場與現代舞台外表上的區別……且有人以爲希臘戲劇的効力全依靠當時人民的習慣與信仰。他們聽了那些戲劇能够感動現代的人，吃驚不小。

（二十八）本劇的表演：本劇新近的表演很有意義。劇中亂倫的案子和窩狄浦斯刺傷了眼睛再出來一場都難受近代的觀衆歡迎。科內伊和佛爾泰都不敢把這弄瞎了眼睛的國王請出台來；他的動作乃是由旁人道出的。佛爾泰心想可以把他弄出來放在昏暗的背景裏。德賴頓頗有膽量把他弄了出來，但他的劇根本就不能表演。司各脫（W. Scott）引用了一段話，說一七九〇

年表演這劇時，還沒有演完第三幕，包廂裏的觀客全都退走了。

(二十九) 哈佛的表演：一八八一年五月，經了七個月的準備，這原劇在哈佛大學出演了。(參看附錄一) 那次的表演做得很完美，很得力於美術與考古學一類的幫助。諾曼(Henry Norman)著有『哈佛表演記』(An Account of the Harvard Greek Play, Boston: James R. Osgood and Co., 1882) 這部書變成了研究本劇的重要文獻。這次表演沒有變動過原詩。一共演了六次，每次的觀衆約近千人。場中備有英譯本；但不能說因爲有的觀衆不懂希臘文，便遮過了那可厭的成分。這一大羣極有眼光的觀衆從頭到尾都像着了迷，屏息靜聽。戲完時，靜一會兒掌聲才響了起來，忽然又同時停止，此後觀衆才靜靜的退了去。可見這表演發

生了一種莊嚴的印象，淨化了他們的憐憫與恐懼的心理。

(三十) 法國劇院的表演：同年巴黎法國劇院表演了一部法文譯本。那次讓內緒利(M. Mounet-Sully)扮窩狄浦斯，演得很出名。這古劇的成敗全靠窩狄浦斯瞎着眼睛出來那一場。如果觀衆看了那情景，他們的憎惡的心理過於憐憫的心理，便不算完全成功；如果他們的情感都集中在那可憐的情境裏，那纔算完全成功。這次表演時，觀衆不注意國王的血紅的眼睛，卻由外表上去觀察他內心的痛苦。

由這些試演看來，我們不能再說希臘悲劇的優美在這個新時代裏全然消失了……希臘悲劇的復興，除了文學與藝術的興趣外，對於現代的教育且有很高的貢獻。

演員的分配（這一段是附加的——譯者）希臘  
表演只有三個演員，在本劇裏這三個演員可以這樣分  
配：

（1）主角專演窩狄浦斯。

（2）次角擔任俄卡斯忒王后，天帝的祭司，

宣告人和拉易俄斯的牧人。

（3）第三角擔任演克勒囑，忒勒息阿斯先知和  
科麟索斯的信使。

哲布 (R. C. Jebb)

譯者按：關於希臘悲劇的歷史與表演等項，請參看拙

譯「在陶孛人裏的依斐格納亞」一劇的引言，那

譯書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 目錄

譯者序	一
插圖表	三
索縛克勒斯小傳	五
編者的引言	七
譯文	一

---

附錄一	哈佛表演記	九五
附錄二	譯音表	九九
附錄三	譯文裏的專名詞表	一〇一
附錄四	抄本版本與英譯本	一〇四



# 窩狄浦斯王

## 人物

窩狄浦斯：(Oidipous) (Oedipus) 爲拉易俄斯

(Lains) 之子，易俄卡斯忒 (Jocasta) 之子與夫；爲

塞拜 (Thebes) 國王，且爲科麟索斯 (Corinth) 國

王坡呂波斯 (Polybus) 的養子。

祭司：爲天帝宙斯 (Zeus) 的祭司。

克勒囑：(Kreuz) (Creon) 爲易俄卡斯忒的弟兄，後

爲塞拜國王。

歌隊：爲塞拜的長老組成的。

忒勒息阿斯：(Teperias) (Teiresias) 爲塞拜的先

知。

易俄卡斯忒：(Iokasta) (Jocasta) 爲窩狄浦斯之母

與妻。

信使：爲科麟索斯的牧人。

牧人：爲拉易俄斯的牧人。

宣報人：爲塞拜人。

## 題旨

「因爲一位客人當衆侮辱過窩狄浦斯，說他不是他父親的兒子，這王子便離了科麟索斯前去訪問日神，到底誰是他自己的父親。他在那窄小的路上不知不覺就弑了他自己的父親拉易俄斯。他道破了那妖獸的謎語，討娶了自己的母親。後來塞拜城發生了病疫，克勒噶便前去得爾火聖地，訪問日神怎樣纔能消除災難。祭司回答說得先替拉易俄斯報復冤仇。最後窩狄浦斯發覺了他的身世，自己弄瞎了眼睛，他的母親也自縊死了。」

（說明）：本劇發生在窩狄浦斯國王的宮前，宮門外有一所大祭臺，兩旁的側門外也放着小祭臺。一大羣乞援人自外上：當中有老年人，中年人和小孩子，身穿白衣，頭束白帶。他們把橄欖枝放在祭臺上面——這些樹枝是用來表示他們的懇求的——然後坐在祭臺前面的石級上。天帝的祭司對着宮門站着。這時門開了，兩個侍衛出來分立於兩旁。窩狄浦斯國王自內上，他先注視羣衆，過一會兒纔開言。

(一) 開場白 (1) (原詩第一行至一五〇行)

窩狄浦斯 (Oedipus) (Oedipus)

我的孩兒，(2) 古卡德摩斯 (3) (Kadmos)

(Cadmus) 近世的苗裔，(4) 你們坐(5) 在我面前  
做什麼？怎樣帶來這求援的聖枝？(6) 且看城中彌漫  
着香煙，到處是求生(7) 的哀歌與苦痛的呻吟。我的  
孩兒，這些事我不(8) 應聽旁人傳報，我這開名的(9)  
窩狄浦斯得親自出來。

(向祭司) 老年人，告慰我，你年高位重，(10) 得  
替他們說話。你們爲什麼坐在(11) 這兒？你們有什麼  
憂慮，或是有什麼心願？我很願意扶助旁人，我雖是心  
硬，何曾沒有憐恤過你們這樣的乞援人？(第一三行)。

窩狄浦斯王 (一) 開場白

祭司：

窩狄浦斯，我邦的主宰啊，請看這些坐在你祭臺  
前面的人有多大的年紀：有的很幼弱，還不能高飛；有  
的，像我這個天帝的祭司，已經感到老年的沈重；還有  
的是選來的精壯。那其餘的族人也捧着聖枝坐在市  
場(12) 裏，或是坐在女戰神的雙廟(13) 前，或是坐在  
日神的祭臺前。(14) 因爲這都城，正如你親自看見的，  
正在死亡的波濤裏漂浮着，舉不起頭來：遍地的麥  
花(15) 枯萎了，牧場上的牛羊瘟死了，婦人正害着流  
產；那可恨的瘟神臨到了這都城，把卡德摩斯的家室  
變作了荒涼；那幽暗的地府卻充滿了哭泣與悲哀。



窩狄浦斯破謎

我們並非把你看做天神，纔坐在這宮前求你；只把你當作天災人禍的救星（16）你曾經來到這都城，解除了那猛獸（17）的暴虐；（18）這事情你並沒有聽我們說過，更沒有自己學習過；誰都相信（19）你憑了天神的助力（20）救活了我們（第三九行）。

現在，全能的主呵，我們全體乞援人請求你憑着你所知曉的人力，或是天神的啓示拯救我們。我深信凡是富有經驗的人（21）必能應付未來的（22）災難。

哦，人間的至尊，快挽救我們的都城！你要當心你的聲名！爲了你先前的一片好心腸，我們叫你做救星；別使我們記着你首先救起了我們，又把我們弄倒！快打救這都城呀！

你（23）會爲我們造下了幸福，如今還得照樣造。假如你還想像現在這樣統治這國土，統治人民遠勝

於統治荒郊；一個城堡或是船隻，要是空着沒有人住，就不能存在（第五七行）。

窩狄浦斯：

可憐的孩兒，我並非不知道（24）你們的來意；我瞭解你們大衆的病痛；你們雖是病痛，可沒有一個人痛得像我這樣厲害。你們每人只爲自己痛苦，並不爲旁人痛苦；我的心靈卻同時爲邦家，爲自己，還要爲你們悲痛。

你們不會把我從夢中攪醒，須知我流過多少淚，發生過多少散漫的憂慮。我細細思量，想到了一個唯一的救策，這件事我已經做到了。我會把我的內兄弟克勒嘴（25）(Kleovus) (Theon) 送到日神的廟地，（26）去訪問憑了什麼言行我纔能解救這都城。我計數一下日程很是焦急，因爲他去得太久，超過了預算的時

日，也不知他在做什麼，等他回來時，我若不遵行天神的示語，就算失德（第七七行）。

祭司：

你說得恰好，他們（27）剛纔指示我，說克勒嚟回來了。

（克勒嚟上）（28）

窩狄浦斯：

日神啊，願他的光采表示一個得救的消息。

祭司：

我想他一定有好消息；要不然，他就不會戴上那

一頂桂冠。（29）

窩狄浦斯：

我們立刻就分曉，他聽得見我們的話了。親王，我的外戚，你帶回了什麼神示？

克勒嚟：(Kleury) (Creon)

好消息！我告慰你，只要應付得法，一切難堪的事都會變好的。（30）

窩狄浦斯：

那是什麼樣的神示？你這話不能使我壯膽，也不能使我畏懼。

克勒嚟：

你願當衆聽，我就準備說；要不然，就進宮裏去吧。

窩狄浦斯：

說給大衆聽！我本是爲人民痛苦，並不十分爲我自己的生命痛苦。

克勒嚟：

那我就說明我所聽聞的神示：日神明白的叫我，們把一件留在這兒的瀆襲驅逐出境，不讓它居留，弄

到我們無法得救。

窩狄浦斯：

我們怎樣洗除那褻瀆呢？那是何種的罪孽？

克勒噯：

你得驅逐一個人，或是殺一個人來報答那先前的流血，這滿城的暴風雨都是爲了那次的流血。

窩狄浦斯：

那流血的命運（31）落到了誰人身上？

克勒噯：

主啊，在你統治這都城以前，拉易俄斯（Aeolus）

（Lairis）原是這兒的主宰。

窩狄浦斯：

我知道得很清楚，但只聽旁人說過，可沒有親眼

見過他。（32）（第一〇五行）。

窩狄浦斯王（一）開場白

克勒噯：

他被人殺害了，日神叫我們嚴拏兇手，不論他

們是誰。

窩狄浦斯：

但他們在那兒呢？這舊罪的線索（33）到那兒去

尋？

克勒噯：

神說就在這地方；要找就擒得着，不留心就跑了。

窩狄浦斯：

拉易俄斯死在宮中，鄉下，或是死在外邦？（34）

克勒噯：

他說他出國去訪問神示，（35）一去就沒有回來。

窩狄浦斯：

沒有一個信使或是同伴看見這事嗎？那我們好

問問他，好利用他的話（第一一七行）。

克勒囑：

他們都死了，只有一個人恐懼的逃回，他只能肯

定一件他親眼看見的事情。

窩狄浦斯：

那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從一件事情裏生出許多

線索來，（36）那也許能有一點希望。（37）

克勒囑：

他說他們遇着了強盜，因而被害；那是一大羣強

盜，不僅是一個人。（38）（第一二二行）。

窩狄浦斯：

要不是有人從這兒用金錢收買，（39）一個強盜

哪有（40）這樣大的膽量？

克勒囑：

我們也這樣猜想過。自從拉易俄斯被殺後，還沒有人在國難中起來復仇。

窩狄浦斯：

當王權喪失（41）時，有什麼禍患阻撓你們去追究這事？

克勒囑：

那妖言惑衆的野獸使我們放下了那不明的案件，去考慮我們目前的（42）事故。

窩狄浦斯：

我要把這案件從頭弄個明白。日神和你都會好的，關心過死者；你可以看見我也正當地加入你們，同時爲邦家，爲天神報復這冤仇。這不僅是爲一個至友（43）雪除耻辱，且是爲我自己好；因爲不論那兇手是誰，他也會用同樣的毒手（44）來對付我。所以我幫



助朋友，也就是幫助我自己。

我的孩兒，(3)趕快從石級上起來，把這些求援的樹枝拏回去；更招集那其餘的人民，(45)好使我追究到底；憑了天神的佑助，我們可以明白是成功(46)還是失敗。(47)

(克勒喲隨國王進入宮中)。

祭司：

孩子們，大家起來吧！國王已經允諾了我們的請求。日神既然發出了這神示，(48)更當前來做我們的救星，爲我們祛除病疫（第一五〇行）。

(乞援人舉起樹枝隨着祭司下)。

(二) 歌隊進場時的道白 (49) (原詩第一五一行至二一五行)

歌隊。

(歌隊上)。

(首節一) 天帝的 (50) 和詳的 (51) 神示啊，你從那黃金的聖地 (52) 懷着什麼心意 (53) 來到這光榮的都城？我興奮得很，心裏十分恐懼。日神呀，(54) 我敬畏你，你要我怎樣贖罪？用一種新的方法還是依照古來的儀式來贖罪 (55) 宣示我，你這神聖的天音，希望的 (56) 女兒！

(首節二) 我首先呼喚你，天帝的女兒，神聖的 (57) 阿塞那 (58) (*Ἀθηνα*) (Athena)，再呼喚你的姊妹阿耳忒密斯 (59) (*Ἄρτεμις*) (Artemis)，她是這地

方的保護神，坐在那圓形市場裏高貴的寶座上，我還要呼喚 (60) 你，遠射的日神：你們這三尊救命的真神，趕快現形呀，你們先前曾為這都城解除了災難，(61) 把疫火驅出境外；如今也趕快出來呀 (第一六六行)。

(次節一) 唉呀，我所忍受的痛苦難於計數；全邦的人民都病壞了，可想不出一件武器來保護我們肥沃的土地不結果實，婦人不受生產的苦處；(62) 但見一個一個的生命，像飛鳥，像烈火，(63) 奔到冥府的界上。(64)

(次節二) 這無數的死亡毀滅了我們的都城，青年男子躺在地下散佈瘟疫，有誰哭悼有誰憐？死者

的老母和妻子在各處的祭臺前悲喚，祈求天神消災弭難。求生的哀歌是這般清澈，還和着悲痛的聲音；爲這些苦難，天帝的愛女啊，快賜下那和祥的救恩！（第一八八行）。

（第三節一）那凶惡的戰神（65）（Ares）並沒有帶上盾牌，（66）卻威赫的向我殺來；我願他退出國外，讓和風把他吹到黑海（67）或是大西洋去，（68）黑夜破壞不足，白日便出來繼續完成。（69）天父啊，電火的掌管者啊，請用雷霆將他（70）擊斃。

（窩狄浦斯上）。

（第三節二）日神啊，願你的無敵的光箭從那金弦上射出去殺敵，救助我們！願月神（71）也放出她的清輝，那清輝照在呂客阿（*Av'kia*）（*Lyoia*）山上。（72）我還要祈求那頭束金帶的神，那和這都邑同名的神，他叫做酒色的巴克科斯（73）（*Ba'kXos*）（*Bacchus*）他是醉狂人的友伴。但願他也然着光豔的（74）火炬來做我們的友軍，（75）來抵抗那被天神所輕蔑的戰神。（第二一五行）。

(三) 第一場 (76) (原詩第二一六行至四六二行)

窩狄浦斯：

你這樣祈禱：只要你聽我的話，依照治病的方法  
做去，你便能得救，脫離災難。(77)我對於這個消息，這  
件兇殺案子全不明白。(78)讓我這樣轉求你：要是沒  
有一點線索，我獨自一人便追不了很遠。(79)我原是在  
這件案子發生(80)以後纔變做塞拜的公民。讓我  
這樣宣告全體的市民：你們當中誰知道拉易俄斯  
(81)是被誰殺死的，我叫他詳細呈報；如果他自己畏  
罪，(82)我叫他趕快自首，免得被人告發，(83)不致於  
忍受重刑，且可安然離開祖國。但若有人知道那兇手  
是一個外邦人，切不要隱瞞，(84)我自然會厚賞他，感

激他的(第二三二行)。

但若你們不肯說出來——但若有人畏罪，爲他的  
朋友或爲自己違背我的命令，聽我說我怎樣辦：我  
不許這領士(85)以內的臣民去接待那罪人，不論那  
人是誰；不許同他交談，同他一塊兒獻祭求神，或是爲  
他舉行淨洗。(86)快把那抗命的人(87)趕出門外，假  
定他就是我們的污點，正如日神所宣示的。(88)我這  
樣做了天神和死者(89)的友軍(第二四五行)。

我咒詛那逃匿的凶犯，不論他是單獨行動還是  
另有同謀，他必定會潦倒不堪。(90)我還要宣誓，倘若  
他是我家裏的人，我願忍受我剛纔所說的對待旁人

(91) 的話 (第二五〇行)。(92)

我爲自己爲天神，爲這荒涼的 (93) 邦家，把這些命令付託與你們去執行。

縱然這件事情不是天神指使的，當你們的國王，一位善良的人 (94) 被害時，你們也不應就這樣放下，不去洗除；你們應當趕快去追究。我如今掌握着他先前的王權，討娶了他的王后 (95) 來共同種育，(96) 如果他求嗣的心未遭打擊，(97) 那末，同母的子女便能使我們互相親近；但厄運臨到了他的頭上，(98) 因此我替他雪恨，正如替我自己的父親雪恨；爲敬重塞拜先人的子嗣，(99) 我要盡力去拏獲兇手。

對於那些不從命的人，我祈求天神不給他們地上培養果實，不給他們的婦人生育子女；讓他們像現在這樣死去，或遭受一個最壞不過的命運 (100)。(第

二七二行)。

對於你們這些忠心的 (101) 臣民，你們這些心滿意足的人，願正直的神友和一切的真神永遠和你們同在 (第二七五行)。

歌隊：

主啊，你既然這樣咒詛我，(102) 我就直言：我沒有殺害國王，也指 (103) 不出誰是兇手。這難題是日神送來的，這鈴子原是他繫的，得讓他來解釋。

窩狄浦斯：

你說得對；可沒有人能够強迫天神做一件他不願做的事。

歌隊：

讓我稟明這話，我認爲這是第二個良方。

窩狄浦斯：

倘若還有第三個良方，也趕快說來。

歌隊：

我知道忒勒息阿斯 (Teipor'ias) (Teiresias)

與日神同有先見之明，主啊，一個訪問的人可以從他

那兒問個明白。

窩狄浦斯：

我並沒有疏忽這件事情。自從克勒嚨提起後，我

會兩番差人去請他；我老是奇怪，怎還不見到呢？

歌隊：

那舊日的傳說 (104) 已經消失了。

窩狄浦斯：

什麼傳說？我要打聽各種的消息。

歌隊：

據說是幾個旅客 (105) 殺害了國王。

窩狄浦斯：

我也聽說過：可沒有見證。(106)

歌隊：

如果那兇手 (107) 膽怯，他聽了你這番可怕的咒  
詛，便不會在此停留。

窩狄浦斯：

一個行爲膽大的人那怕言語的恐嚇？

歌隊：

前面有一個人會把他指示出來；因爲那神聖的  
先知來了，唯有他纔能認識真理 (第二九九行)。

(一個童子引導忒勒息阿斯先知上)。

窩狄浦斯：

你這思索天地間一切精微奧妙的先知啊，(108)  
你雖然看不見，卻也感覺我們的都城遭受了災殃；主

啊，我們尋見你是唯一的救星，(109) 想來你還沒有聽說(110) 日神回答了我們，說這病痛唯一的救策全看我們能否尋得拉易俄斯的兇手，把他們處死或是驅逐出境，請不要吝惜你對於烏聲的領悟，(111) 或吝惜旁的預兆神方，(112) 快解救這都城，解救我，解救一切死亡(113) 的污瀆！我們全在你的掌握中。一個人最高的功德便是盡力(114) 扶助旁人(第三一五行)。

忒勒息阿斯：(Teipet'as) (Tairistas)

唉呀，在不討好的時候(115) 做一個先知(116) 真是可怕啊！這道理我很明白，可是忘掉了(117) 要不然，我就不會前來的。

窩狄浦斯：

怎麼呢？你來得這樣頹唐。

忒勒息阿斯：

窩狄浦斯王 (三) 第一場

讓我回家去；只要你准許我回去，你好忍受你的痛苦，我也好忍受我的痛苦。

窩狄浦斯：

你祕守着聖潔的旨意，你的話全不中用(118) 你對於這生養你的邦家又不親熱。

忒勒息阿斯：

我看你說話太過火了；所以我纔不肯道出(119) 免得遭惹你的禍事。

窩狄浦斯：

如果你知道這祕密，憑了天神，不要退走，我們全體伏在你面前求你。

忒勒息阿斯：

你們大家都不知道這件祕密。我決不洩漏我的隱憂(120) 也不說那是你的隱憂(121)

窩狄浦斯：

你說什麼話？你明知道不肯說出，豈不是有意賣弄我們，敗壞邦家？

忒勒息阿斯：

我不願苦惱我自己，也不願苦惱你。爲什麼徒然追問我？你不能從我這兒知道那件祕密。

窩狄浦斯：

壞透了的東西，(122) 你能够激怒一塊石頭！你從不肯道出嗎？你是這樣心硬，全然不變嗎？(123)

忒勒息阿斯：

你怪我的脾氣壞，可不明白你的「壞脾氣」同你躺在一塊兒；(124) 卻只知道責備人家。(125)

窩狄浦斯：

誰聽了你這不愛國的話(126) 能不動氣？

忒勒息阿斯：

雖是我嚴守祕密，這事情終於會暴露的。

窩狄浦斯：

既然會暴露，你就得告我。

忒勒息阿斯：

我決不往下說了，任憑你心中發出那最高的怒

焰。

窩狄浦斯：

是呀，我這樣生氣，我要把我的見解(127) 完全道出：你知道，你好像是這奸謀的主動者，人是你殺的，不是你親手殺的；倘若你的眼睛沒有瞎，我敢說這是你一個人殺的(第三四九行)。

忒勒息阿斯：

真的嗎，我賭你遵守你所宣布的(128) 命令，從此



後不要同這些長老(129)說話，也不要同我說話，因為你正是這地方不潔的罪人。

窩狄浦斯：

你的話來得這樣幽莽？你怎能逃避我的刑罰？

(130)

忒勒息阿斯：

我早就逃避了；真理便是我的神力。

窩狄浦斯：

誰教你的？可不是從你的法術裏得來的？(131)

忒勒息阿斯：

你教我的；因為你逼着我說出我不願說的話。

窩狄浦斯：

什麼話呢？再說一遍，好使我更明白些。(132)

忒勒息阿斯：

窩狄浦斯 王 (三) 第一場

你剛纔還不明白嗎？還要慫恿我往下說？(133)

(第三六〇行)。

窩狄浦斯：

我不能說我明白；你再說一遍。

忒勒息阿斯：

我說你就是先王的兇手，正是你所要尋找的人。

窩狄浦斯：

你說了兩次壞話，別太高興了！

忒勒息阿斯：

還要我說下去，你更好動怒嗎？

窩狄浦斯：

你要說就說；可白費了你的口涎。(134)

忒勒息阿斯：

我說(135)你最羞恥的同你最親近的人共同活

着，可還不明白你的罪惡。

窩狄浦斯：

你真以為你老是可以這樣高興的饒舌嗎？

忒勒息阿斯：

是呀，只要我的話中有真理，(136) 真理便是力量

(第三六九行)。

窩狄浦斯：

真理對於你可沒有力量，(137) 因為你又瞎又聾

又懵懂。

忒勒息阿斯：

你只是一個罵人的可憐蟲，一會兒誰都會這樣

回敬你。

窩狄浦斯：

漫長的黑夜籠罩着你的生命，所以你不能傷害

我，不能傷害一個能見陽光的人。(138)

忒勒息阿斯：

我不能敗壞你；日神就行了，他會完成你的命運。

窩狄浦斯：

這是克勒噶的巧計，還是你自己的？

忒勒息阿斯：

克勒噶不是你的冤家，你自己纔是你的冤家。

(第三七九行)。

窩狄浦斯：

(自語) 權力，財富，與人世間(139) 超越的智慧

(140) 啊，你們是多麼遭人嫉妬；為羨慕這都城贈與我的不求而獲的王權，我親信的老朋友克勒噶偷偷的爬來，想要把我推翻；還教唆了這詭譎的妖怪，(141) 這欺騙的化緣人，(142) 這人看得見黃金，看不見智慧。

(向忒勒息阿斯) 要是我冤枉了你，(143) 來，告

愬我，你有什麼先見之明當那道謎的？(144) 妖獸(145)

來到這兒時，你說了些什麼話能够拯救人民？她的謎

語不是人人(146) 所能道破的，那需要一個先知的才

智，方能道破；可是你沒有借烏聲或天神(147) 的助力

顯出這種才智來。直到我這無知的窩狄浦斯來了，我

不識烏音，只憑我的心機制服了她。(17) 你却想倚靠

着克勒噲的寶座來推翻我。我想你和那主謀的人

(148) 將痛哭流涕來驅除這污濁。要不是我看你這樣

年高，你必已遭受苦刑，使你知道你是多麼聰明啊。

(第四〇三行)。

歌隊：

據我們猜想，窩狄浦斯，你們兩人所說的都是氣

話。這救不了我們的急事，(149) 我們得考慮怎樣去解

窩狄浦斯王 (三) 第一場

決(150) 日神的預言。

忒勒息阿斯：

你雖是國王，但我們雙方的發言權至少要相等：

因為我也享受着這種權利。我是日神的侍者，可不是

你的侍者；用不着在克勒噲的保護下掛名，(151) 由他

出來替我辯護。(152) 你罵我是瞎子，可是我告愬你，你

就有眼睛也看不見你的災難，不知你住在那兒，(153)

也不知與誰人同住。你不認識你的父母，且不明白你

是他們的仇人，不論他們在地下人間。你雙親的兩重

咒詛會把你逐出這地方；你現在雖看得見，到那時你

眼前卻是黑暗深沉。當你發現了你的婚姻時，(154)

——你在平安的航程後，駛入了那險惡的(155) 港內，

(156) ——到那時何處不有你的呻吟？(157) 客賽龍

(158) (Khaïrân) (Githæron) 山上何處不有你的

一九

回音？你還不知道那其餘的無窮的災難，<sup>(159)</sup>那會損傷你爲父的尊嚴。<sup>(160)</sup>

任隨你罵克勒噲，罵我的預言；這人間再沒有比你更苦的人（第四二八行）。

窩狄浦斯：

憑了天神，聽了你這話誰能忍受？你不會闖禍嗎？還不快退下去？還不快轉身離開我的王宮？<sup>(161)</sup>

忒勒息阿斯：

要不是你召我，我不會來的。

窩狄浦斯：

我哪知道你會說出這愚蠢的話，那我決不會召你來到我的宮前。

忒勒息阿斯：

在你看來我<sup>(162)</sup>很愚蠢；可是在你的父母看來，

我卻很聰敏。

窩狄浦斯：

什麼父母等一等！誰是我的父親？

忒勒息阿斯：

你的身世今天就會顯露出來，<sup>(163)</sup>這日子也就

會敗壞你。

窩狄浦斯：

你老是說這種不明白的話。

忒勒息阿斯：

你不是善於破謎嗎？<sup>(164)</sup>

窩狄浦斯：

隨你咒罵，這正是我的光榮呢？<sup>(165)</sup>

忒勒息阿斯：

也正是那命運敗壞了你！

窩狄浦斯：

只要我救得起這都城，我不顧自身。

忒勒息阿斯：

那我就走了；孩子，引我回去。

窩狄浦斯：

是呀，讓他引你回去；你在這兒真可厭！你走了，不致於再使我煩惱。

忒勒息阿斯：

但我要說明了我的話（166）纔走，我全不畏懼你的怒容（167）因為你決不能傷害我。我明白告慰你：

恐嚇着要尋找的人，你通告要逮捕的（168）兇手就在眼前！他恍惚是一位在此居留的外邦人；但他立刻會變做一位本地人，不能再享受幸福。他將由明眼人變成瞎子，由富翁變成乞丐，去到異邦，用手杖尋路前行。他立刻會成爲他兒女的父兄，成爲他母親的丈夫，（169）且成爲他父親的「聚塵人」（170）與兇手。你進去想想：要是你發現我說謊話，再說我不配做先知（第四六二行）。

（童子引先知下，窩狄浦斯進入王宮。）

(四) 第一只歌(171) (原詩第四六三至五一二行)

歌隊：

(首節一) 那神示(172)所宣告的兇手(173)是誰呀？他這時正在奔跑，比千里駒還跑得快(174)因為日神(175)帶上了電火(176)向他撲去；那凶狠的(177)報復女神們也追去了。

(首節二) 那神示新從帕耳那索斯(παρνασσός) (Parnassus) 雪山上(178)發了出來(179)叫我們去尋獲那不認識的人。他正如野牛避處在荒林內或石穴裏，可憐的踽踽獨行，想逃避日神的(180)示言；但那示言永久靈驗，永久在他頭上飛行。

(次節一) 那精明的先知真使我煩惱，使我害

怕(181)我不能贊同他，也不能否認；不知說什麼好？這些預言震動了我；使我對於現在與未來(182)都看不清楚。直到如今，我從沒有聽說拉易俄斯(183) (Laius) 和坡呂波斯(184) (Polybus) 家中發生過什麼糾紛，好使我利用那糾紛來誣毀窩狄浦斯的令名，替死者報復冤仇。(185)

(次節二) 天帝和日神纔算靈敏，能知世間的萬事；凡人的智慧固然不等，但若說(186)一位凡間的先知(187)比我高明百倍(188)這可還沒有真實的憑證。這話既然沒有證實(189)我決不能同聲的歸罪國王。我們大家知道，當那有翼的妖女(17)向他逼近時，

他是多麼聰明，(190) 曾用真實的行爲來服侍我們的都城。所以憑了我的良心，他還沒有什麼罪過（第五

一二行）。

(五) 第二場(191) (原詩第五一三行至八六二行，中有科謨摩斯歌，由第六四九行至六九七行)

(克勒噯自宮裏上)。

克勒噯：

市民啊，聽說國王惡言告發我，我忍不住纔來到這兒。在目前的患難中，他真以為我用什麼言行陷害了他嗎？若說我是國內的奸臣，若你們和我的朋友都叫我做國賊，我遭受了這種冤曲，怎願活到老？這流言不僅傷害我的家門親友，且傷害我對於國家的威信。

(192)

歌隊：

那許是氣忿的話，並不是由心裏發出的。(193)

克勒噯：

歌隊：

他說我有意叫先知扯謊，他說過這話嗎？

說是說了，可不知道是什麼用意？(194)

克勒噯：

他告發我時，他的頭腦清醒嗎？(195)

歌隊：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們主上的行爲。(196) 他正

由宮裏出來了。

(窩狄浦斯上)

窩狄浦斯：

喂，(197) 你怎樣來到這兒？你的臉皮這樣厚，還好



意思來到我的宮前？你明是謀殺主子和竊奪王位的國賊。來，當着神明告愬我：你到底是把我看做饑子或是懦夫，纔這樣圖謀不軌？你以爲我不能發覺你的陰謀？（198）或是發現了也不能防備麼？你的舉動是不是很愚蠢？既沒有許多黨羽，又沒有權富的同謀，也想篡奪王位麼？那要有朋黨和實力纔行呀。（第五四二行）。

克勒噲：

現在聽我說，（199）平心靜氣聽我回答你，（200）明白了我的話再下斷定。

窩狄浦斯：

你說話太狡猾，我總不明白你；我碰着了你這辣手的冤家。

克勒噲：

現在先聽我解釋。（201）

窩狄浦斯：

別向我解釋（202）你不是一個壞人。

克勒噲：

假如你把無意識的頑固當做一種天賦，那你就想錯了（第五五〇行）。

窩狄浦斯：

假如你想賣弄親戚，又可以逍遙法外，你也就想

錯了。（203）

克勒噲：

我承認你說得對。但告愬我（204）你受了什麼陷害。

窩狄浦斯：

你勸我去請那倚老賣老的（205）先知，你勸過我

沒有？

克勒噲：

我還是以爲你應當去請他。(206)

窩狄浦斯：

已經隔了許久自從拉易俄斯——

克勒噲：

自從拉易俄斯做什麼？(207)我全然不明白。

窩狄浦斯：

遭了兇殺去世後。

克勒噲：

計算日子可真是長久。(208)

窩狄浦斯：

那時候這先知已經在施行方術麼？(209)

克勒噲：

他那時正像現在這般神妙，這般受人尊敬。

窩狄浦斯：

那時節他提起過我麼？

克勒噲：

我從沒有聽他提起過你。(210) (第五六五行)。

窩狄浦斯：

你們從沒有追究過那件兇殺嗎？

克勒噲：

自然追究過，(211)怎樣沒有可不會打聽到什麼。

窩狄浦斯：

那時候這先知(212)怎不會把這件事揭穿？

克勒噲：

我可不知道；凡是我不明瞭的事，我都不肯說。

窩狄浦斯：

至少你知道(20)這一點，且能說得很明白。(202)

克勒噲：

那是什麼呢？只要我知道，我不會不說的。

窩狄浦斯：

要是你不曾嚇使那先知，(214)他就不會說我殺

了拉易俄斯。

克勒噲：

要是他這樣說，你自己明白；可是我也有權秉問

問你，正如你現在這樣問我。

窩狄浦斯：

讓你問個追根到底，可不能定下我就是兇手。

克勒噲：

那怎樣能够呢？你娶了我的姊妹嗎？

窩狄浦斯王 (五) 第二場

窩狄浦斯：

你這話我當然承認。

克勒噲：

你不是和她共同治理這邦家？

窩狄浦斯：

是的；我滿足了她的欲望。

克勒噲：

我不是一個第三者，和你倆享受同樣的權秉嗎？

窩狄浦斯：

正是這樣，你纔會賣你的朋友。(215) (第五八二

行)。

克勒噲：

只要你能像我這樣運用自己的理智，你便知道我不會賣你。你首先這樣想：要是一個人享受着同

二七

樣的權秉，他願意在恐懼中還是在平安裏過日子？  
(216) 我天生來不想做國王，只想做國王所做的事；可  
沒有人像我這樣有節制。我無憂無慮的從你手中得  
過許多恩惠；但如我做了國王，我還得做許多我不願  
做的事。(217) (第五九一行)。

難道王位比無憂的權秉還要甜蜜嗎？我還沒有  
昏迷，並不想取得實權以外的虛榮。(218) 現在大家都  
願我好，誰都歡迎我，凡是求的人都來見我。(219) 要  
這樣他們纔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所以我怎會把這種  
事業放棄了，去做另一種事業？一個神志清明的人決  
不會做什麼壞事的。(22) 我很厭惡那種壞事。(221) 倘  
若有人做了那種事，我絕難容忍。

爲證明這話，你先去日神的廟地(222) 訪問這神  
示，看我所說的話可不可靠。如果你發現我和先知同

謀不軌，請用你我兩人的命令，不僅是用你一個人的  
命令，把我擒來殺了。可不要憑空(223) 就定下我的罪  
名。因爲隨隨便便把好人當作壞人，或是把壞人當作  
好人都是不對的。我把那拋棄良友的人當是他拋棄  
了他最愛惜的生命。日子一久了，你就會確信這件事，  
因爲只有長久的時間纔能顯出一個正直的人；但一  
日間你就能看出一個壞人來。(224)

歌隊：

主啊，他害怕遭受損傷，他的話說得有理。不經心  
的見解往往是不可靠的。(第六一八行)。

窩狄浦斯：

當那陰謀的人急速來到時，我要立刻想法來  
對付。倘若我按兵不動，他的事情成了功，我的事情便  
失敗了。

克勒噲：

那你要怎樣呢？不是把我逐出國外？

窩狄浦斯：

不，我不想把你趕出去，我要你的命，好讓你做一個妬忌的榜樣。

克勒噲：

聽你的口氣好像全不讓人，也不相信人家。（第六二五行）。

窩狄浦斯：

（因為你不能勸我相信你。）（225）

克勒噲：

我明白了你很糊塗（第六二六行上半行）。

窩狄浦斯：

至少我對於自身的利害不算糊塗。

克勒噲：

你對於我的利害也不應糊塗。

窩狄浦斯：

可是你對我（226）不忠實。

克勒噲：

但若你全然不明白——（227）

窩狄浦斯：

我一定得管束你。

克勒噲：

可要管束得很公平。

窩狄浦斯：

市民呵，這成什麼話！（228）

克勒噲：

這些市民不僅是你的，我也有份。

歌隊：

別說了，主上啊；我望見王后從宮裏出來，她來得正好，你們不要再爭論。（第六三三行）。

（易俄卡斯忒上）

易俄卡斯忒：(Ἰοκάστη) (Iocaste)

可憐的人呀，你們怎樣這般輕率的爭吵起來？你們還不覺慚愧嗎？當國家多難時，你們更惹起了私人的仇怨？(229) 還不快進入宮中克勒噶，你還不快回家去？不要把事情鬧大了。

克勒噶：

姊姊，(230) 你的夫君要罰我，要做一件可怕的壞

事，(231) 不是趕我出去便要殺死我。

窩狄浦斯：

不錯，夫人，因為我拿住了他下毒手來害我。

克勒噶：

要是我做了你所告發的事，我就不能昌大，活該短命（第六四五行）。

易俄卡斯忒：

哦，窩狄浦斯，憑了真神，相信他！先敬信他向天神發出的誓語，再看我和這些長老的面子。（第六四八行）。

（科謨摩斯歌）(232)

（首節一）：

歌隊：

主啊，我求你聽從，再三考慮。

窩狄浦斯：

你要求什麼恩典？

歌隊：

請你尊重他，他先前並不愚蠢，如今的誓語又很

堅強。

窩狄浦斯：

你知道你想要什麼？

歌隊：

我知道。

窩狄浦斯：

快表明你的心意。

歌隊：

你不要憑空告發他，不要屈辱一位發過誓的朋友。

窩狄浦斯：

那你該明白，你若要求這事，不害死我，就會把我趕出去。（第六五九行）。

（次節一）

歌隊：

不，憑了那天上最顯耀的日神，要是我存了那種心意，我便爲人神所唾棄，不得善終。但我憂心國難，還憂心你們<sup>(233)</sup>更增添了舊有的禍患（次節一完）（第六六七行）。

窩狄浦斯：

那就讓他去吧，雖是我一定得死去，或羞辱的被逐出境。<sup>(234)</sup>原是你這番可憐的話打動了我的心，他的話可不能打動我。<sup>(235)</sup>不論他去到那兒，總會遭人厭惡的（第六七二行）。

克勒翁：

我看你盛怒時那樣凶狠，你退讓時也懷着怨恨：這樣的性情真不易忍受啊。

窩狄浦斯：

你還不放鬆我，給我退出去？

克勒囑：

我就要走了。你簡直不辨是非；但在這些長老們

(236) 看來，我卻是一個正直的人(第六七七行)。

(克勒囑下)。

(首節二)：

歌隊：

王后啊，還不快把主上引入宮中？

易俄卡斯忒：

等我問明了情由，再引他進去。(237)

歌隊：

一方面起了憑空的(238)猜疑；他方面也感到不

公平。(239)

易俄卡斯忒：

他們兩方都起了爭端？(240)

歌隊：

是的。

易俄卡斯忒：

是怎麼一回事？(241)

歌隊：

够了，够了，當我們的國家正受着痛苦時，這事情

就這樣算了吧。(242)

窩狄浦斯：

你明白你做了什麼事？憑了你的的一片忠心，竟自

來阻撓我的怨恨！(243)(第六八八行)。

(次節二)：

歌隊：



主啊，我不僅說過一次了：要是我背棄了你，<sup>(214)</sup>

我真是一個全沒有意志的人。你曾是我們國家多難時的領導，現在還是好好的領導我們吧。<sup>(科謨摩斯)</sup>

歌完）（第六九六行）。

易俄卡斯忒：

憑了天神，你也告愬我，主啊，你爲什麼這樣生氣？

窩狄浦斯：

夫人，我一定告愬你：因爲我曾敬你勝於我曾敬

那些長老們。<sup>(245)</sup>這全是爲了克勒翁，他要謀害我。

易俄卡斯忒：

往下說，明白告我這爭端是怎樣開始的。<sup>(246)</sup>

窩狄浦斯：

他說我是拉易俄斯的兇手。

易俄卡斯忒：

那是他自己的見解還是他聽旁人說的？

窩狄浦斯：

都不是，他收買了一個詭譎的先知來做口舌；

<sup>(247)</sup>至於他自己的口舌卻是十分清白的。

易俄卡斯忒：

你所說的事情儘可釋懷；聽我說，那你可以明白

沒有一個凡人能够道破未來。<sup>(248)</sup>讓我給你一個簡

單的證明：（第七一〇行）。

有一次先夫拉易俄斯得了一個神示，我不說那

是日神親自道出的，乃是由他的祭司道出的；<sup>(249)</sup>說

命運叫他死在我們所生的兒子手裏。<sup>(250)</sup>（第七一

四行）。

現在，據說拉易俄斯已在那三叉路上被外邦的

強盜殺害了；而我們的嬰兒還沒有「打過三朝」，早

就被他的父親釘住了雙踝，叫人遺棄在荒山裏去了  
(第七一九行)。

這樣看來，日神不會叫那嬰兒弑了父親，也不會  
叫拉易俄斯死在他兒子手裏，這正是先夫所畏懼的  
事情。先知的話原不過是這樣的，你切不要聽信。凡是  
天神想做什麼緊要的事，那是很容易做到的。(第七  
二五行)。

窩狄浦斯：

夫人，你這番話使我的心神震動，使我的靈魂游

蕩於過去的可怕的思慮(251)

易俄卡斯忒：

什麼憂慮驚動了你，使你說出這話來？

窩狄浦斯：

我想我聽你說拉易俄斯死在那三叉路上。

易俄卡斯忒：

據說是那樣死的，如今還有人那樣傳說。(252)

窩狄浦斯：

那不幸的事情發生在什麼地方？

易俄卡斯忒：

那地方在縛客斯(Phocis)從得爾火  
(Delphi)和道力阿(Daulia)  
前去的道路在那兒會合。(253)

窩狄浦斯：

那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易俄卡斯忒：

你登極前不久，(254)這消息纔在首都宣布。(第  
七三七行)。

窩狄浦斯：

天帝啊，你在我玩弄什麼法寶？

易俄卡斯忒：

窩狄浦斯，這事情怎會使你這樣關心？

窩狄浦斯：

且不忙問我，告慰我拉易俄斯是什麼模樣兒，他有多麼高的年壽？

易俄卡斯忒：

他很高大，頭上初染了銀白；他的模樣兒和你的很相像。

窩狄浦斯：

我真是不幸啊，我看我狠狠的詛咒了自己，可還

不明白呢！

易俄卡斯忒：

你說什麼？主啊，我聽了你的話就發抖！

窩狄浦斯 王 (五) 第二場

窩狄浦斯：

我害怕那先知的眼睛沒有瞎。你再告我一件事，

明白指示我。(第七四八行)。

易俄卡斯忒：

我雖是發抖，但我一定回答你所問的話。

窩狄浦斯：

他只帶了三五個隨從前去，還是像一位君主，帶了許多衛隊前去？

易俄卡斯忒：

他們一共纔五個人，有一個還是信使。(255)只有

一輛馬車載着拉易俄斯。

窩狄浦斯：

哎呀，這已經很明白了。夫人，這故事是誰稟告你的？

易俄卡斯忒：

是一個僕人告我的，只有他纔得生還。

窩狄浦斯：

那僕人此刻在不在宮中？（第七五七行）。

易俄卡斯忒：

他此刻不在宮中。他從那兒回來後，看見拉易俄

斯倒了，你登了王基，<sup>(256)</sup>他便攀着我的手請求我把

他送下鄉去，送到牧場上去，<sup>(257)</sup>好使他遠隔着城市。

我把他送去了；他是一個好奴隸，我應當給他一件更

大的恩惠。

窩狄浦斯：

但願他馬上就回來！

易俄卡斯忒：

這很容易；但你爲什麼叫他回來呢？

窩狄浦斯：

夫人，我害怕我說話太不小心，因此很想見見他。

易俄卡斯忒：

他會回來的；但是，主啊，我也該知道你心中有什

麼難過的地方。（第七七〇行）。

窩狄浦斯：

我是這般憂慮，我一定讓你知道。在這樣的連數

當中，除了你，我還願對誰人申訴？

我的父親是坡呂波斯，<sup>(258)</sup>（Polybus），我的母

親是麥洛拍，<sup>(259)</sup>（Merope）（Merope）。我原是祖國

裏的第一個人物。後來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真是

希罕，可是辜負了我的一片心意。因爲有一次宴會裏，

一位客人喝醉了，說我不是我父親的親生，我當天很

煩惱，勉強忍受下去；第二天我去追問我的雙親；他們

聽了，<sup>(260)</sup>痛罵那侮辱我的人。<sup>(261)</sup>我當時雖得了他們的安慰，但這事情老是煩惱我：因為這笑柄到處流傳。於是我瞞着父母，去到日神的廟地，日神不重視我的來意，叫我離開；且道出了那可怖的<sup>(262)</sup>神示：說我會討娶<sup>(263)</sup>我自己的母親，生出一些無顏見世<sup>(264)</sup>的子女，還說我會做我父親的兇手（第七九三行）。我聽了這話，逃亡在外，讓故鄉遠隔在天涯，<sup>(265)</sup>不致於使那神示<sup>(266)</sup>所道及的羞辱顯現出來。因此我去到了那地方，那正是你說的國王遇難的地方。現在，夫人，我真實告勸你。我走近那三叉路時，逢着一位信使，還有一個老人高坐在馬車上，正如你所說的。那領路的人和那位老頭子很凶的把我衝開。<sup>(267)</sup>我生了氣，打壞了那推我的車夫；那老人見了，趁我經過時，從車上用那雙齒的刺棍<sup>(268)</sup>向我頭上打來。但是他

遭受了一個更壞的報應，因為我急忙用棍子回敬他一下，他立刻就從車上翻身下來。於是我把他們完全殺死了（第八一三行上半行）。

如其這客人<sup>(269)</sup>和拉易俄斯有什麼關係，誰還比你眼前的<sup>(270)</sup>人更是可憐？誰還比他更為天神所厭棄？沒有一位市民或異邦人能夠在家裏接待他，能夠和他交談。誰都得把他趕出門外。這些咒詛不是別人放在我身上的，乃是我自己放的。我用手污穢了死者的牀幃，也正是這隻手殺死了他。我還不是一個壞人嗎？我不是全然不潔嗎？我若不逃避祖國，看不見<sup>(271)</sup>自己的親人，返不到家鄉，就得討娶母親，殺死那生養我的父親坡呂波斯。<sup>(272)</sup>

有人說我的命運是殘忍的天神註定的，這不是說得很對嗎？不許呀，你們這些威嚴的，聖潔的天神，不

許我看見那一天！在我還沒有看見我的惡運(273)臨到以前，讓我悄然離去人間(第八三三行)。

歌隊：

在我們看來，主啊，這些事是可悲的。且不要失望，因為你還沒有問過那位證人。

窩狄浦斯：

我只有這一點兒希望了；我可以等待那牧人

易俄卡斯忒：

等他來時，你想做什麼呢？

窩狄浦斯：

我可以告勸你：如果他的話和你的話相同，我便

好脫離災難。

易俄卡斯忒：

你從我這兒聽得了什麼特別的話？(274) (第八

四一行)。

窩狄浦斯：

你說那牧人報告拉易俄斯是被一羣強盜殺死的。如果他還說是一羣強盜(275)那就不是我殺的：因為一個單獨的兇手不能算一羣強盜(276)如果他說是一個旅客殺的(277)這件案子便明白的落在我身上。

易俄卡斯忒：

你可以知道他原是那樣說的，他不能收回那話：因為全城的人都聽見過，不僅是我一人纔聽見過。縱使他改變了那先前的話，主啊，他也不能指明拉易俄斯死得(278)正合於那神示，因為日神說過先夫一定死在我的兒子手中；但是那可憐的嬰兒還沒有殺害父親，卻自己先死了。從那時以後，每次提起什麼神示，

我總是全然不顧的。

窩狄浦斯：

你斷定得很對。但無論如何，快叫人去把那牧人招來，切不要疏忽了。

---

易俄卡斯忒：

我立刻就打發人去。但讓我們進入宮中。凡是你不喜歡的事我都不去做（第八六二行）。

(六) 第二只歌 (279) (原詩第八六三行至九一〇行)

歌隊：

(首節一)：但願命星照臨我，看我一生的言行依然聖潔無瑕。爲規定 (280) 這些言行，上天 (281) 制下了許多律令，——宙斯 (Zeus) 是造物的神 (282) ——

那制定這律令的不是凡人，誰也不能把它們忘掉，天神，不老的天神，他的威權全靠着這些律令。

(首節二)：暴戾 (283) 形成了暴君；它若變成了富有，——這對它全沒好處，—— (284) 他若登峯造極，

(285) 便會墜入一個凶惡的命運裏，站也站不定。 (286) 但求天神佑助 (287) 那些熱心爲國的人；我永把天神當作保護的神 (第八八一行)。

(次節一)：如果有人不畏王法，不敬偶像， (288) 愚蠢的玩弄神器；如果他貪婪無道，圖謀不軌，在言行上又十分傲慢，但願惡運將他拏獲，懲罰他這乖戾的品性。 (289)

在這種情形之下，誰敢說他 (290) 能躲避天神的弓箭？  
如果這種行爲是可佩的，我們又何必在這兒歌舞呢？ (291)

(次節二)：假如這些神示不靈驗，不能給凡人做一個榜樣，我就不去朝拜大地中央的聖潔的 (292) 廟地，或是去朝拜俄呂謨匹阿 (Ὀλυμπία) (Olympia) 與阿拜 (Ἄβαι) (Abae) 的廟堂。天帝宙



斯啊，(294) 宇宙的主宰啊，莫讓這事情逃避了你的注意，逃避了你的不滅的威權。

關於拉易俄斯舊日的神示已經模糊了，被人家

遺忘了。日神到處不受人尊敬，神道便從此衰微。(第九一〇行)。

(七) 第三場<sup>(295)</sup> (原詩第九一一行至一〇八五行)

(易俄卡斯忒上) (296)

易俄卡斯忒：

我邦的元老啊，我想起了帶着樹枝與香火去朝拜天神的廟宇<sup>(297)</sup>，因為窩狄浦斯心裏很痛苦，他不像一個明達的人，不會憑過去來斷定未來<sup>(298)</sup>；只隨便讓人家誣蔑，讓人家恐嚇。

我既然勸不轉國王，便帶着這些禮品來祈求你，你這宮前的日神啊<sup>(299)</sup>，你和我們最親近，快使我們清白的脫離這災難。我們看見國王那樣驚慌很是憂懼，正如船上的客人看見舵工那樣張皇失措<sup>(300)</sup>。

(第九二三行)

信使：

(信使<sup>301</sup>自觀衆左方上)。

客人啊，我可以向你們打聽窩狄浦斯的王宮麼？假使你知道他本人在哪兒，趕快告懇我，那就更好了。

歌隊：

客人啊，這就是他的宮殿，他本人就在裏面；這位

夫人便是他的兒女的母親<sup>(302)</sup>。

信使：

但願她和她的一切永遠幸福，他這位完美的王后啊<sup>303</sup>！

易俄卡斯忒：

客人啊，願你也同樣幸福；謝謝你這吉祥的話。但告慰我你來做什麼，或是有什麼消息見告？

信使：

夫人啊，我來向你和你的夫君報告一件好消息。

易俄卡斯忒：

什麼消息？你是從哪兒來的？

信使：

我是從科麟索斯（Corinth）來的。你聽了我立

刻要說的話一定很高興，怎樣不會呢？但也許還會發愁呢！

易俄卡斯忒：

到底是什麼呢？怎能令我高興又令我發愁？（304）

信使：

科麟索斯（305）的人要立窩狄浦斯為王，正如那

兒所傳說的。

易俄卡斯忒：

什麼？老坡呂波斯去位了嗎？

信使：

不是的，只是死神把他帶進了墳墓裏去。

易俄卡斯忒：

老年人，你說什麼？坡呂波斯真的死了嗎？

信使：

倘若我扯謊，我就該死。

易俄卡斯忒：

侍婢呀，還不快去稟告主上！你們這些天神的預

示（306）啊，你們在那兒去了這死者正是窩狄浦斯

所要逃避的人，他害怕把他（307）殺了。現在那老人

卻自己死了，並不會死在窩狄浦斯手裏。（第九四九

行)。

(窩狄浦斯自內上)

窩狄浦斯：

易俄卡斯忒，最親愛的夫人，你怎樣把我請出宮

外來？

易俄卡斯忒：

請聽這人的話，你聽了過後，再想想那天神的

(308) 預示變成了什麼東西。

窩狄浦斯：

他，他是誰？他要對我說什麼話？

易俄卡斯忒：

他是從科麟索斯來的，來通告你的父親坡呂波

斯崩駕了。(309)

窩狄浦斯：

客人啊，你說什麼親自告慰我。

四四

信使：

假如你要我首先說明這事，你可以知道他死了，

去了。

窩狄浦斯：

他受了人家的謀害，還是得病死了？(310)

信使：

一個老年人偶然不慎(311)便歸大夢。

窩狄浦斯：

那可憐的老人好像是害病死了。

信使：

並且是因爲他年高壽盡了。(312)

窩狄浦斯：

唉呀！夫人，我們爲什麼要尊敬日神的廟火，或是

那空中驚啼的飛鳥？根據它們的顯示，我得殺害我自己的父。親但是他死了，已經埋入了黃泉。我卻在這兒，並沒有舞弄過刀劍。除非說他是爲想望我而死的：那末，到我害死了他。但無論如何，坡呂波斯已將這些要驗不驗的神示帶去了下界，它們全沒有價值了。  
(第九七二行)。

易俄卡斯忒：

我不是早就這樣告懇了你嗎？

窩狄浦斯：

你說過；但是我因爲害怕，把自己弄糊塗了。

易俄卡斯忒：

現在不要再把這件事放在你心上。

窩狄浦斯：

但是我還得畏懼我母親的牀幃？

易俄卡斯忒：

命運管束着我們，我們又不能知道未來的事，怕什麼呢？最好是隨隨便便的活着。別憂心你會玷辱(313)你母親的婚姻；許多人(314)且在夢中討娶過母親；但那些不經心的人卻安然的生活下去。

窩狄浦斯：

要不是我的母親還活着，你這一番話到說得很對；她既然還在，你就說得再好，我也得畏懼啊！(第九八六行)。

易俄卡斯忒：

無論如何，你的父親死了，(315)這是一個很大的

安慰。(316)

窩狄浦斯：

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安慰，但我害怕那活着

的人。

信使：

你所怕的婦人是誰呀？

窩狄浦斯：

老年人啊，她是坡呂波斯的妻子麥洛拍。

信使：

她有什麼地方使你害怕？

窩狄浦斯：

爲了那天降的可怕的神示，客人啊！

信使：

你可以告勸我嗎？或是不肯(317)讓人知道？

窩狄浦斯：

自然是可以的；日神曾說我得討娶我自己的母親，殺害我自己的父親。因此我很久以前就遠避着家

鄉。(318)我在此雖是快樂，但高堂的容顏總是親切的

啊！

信使：

你真果爲了害怕這事離開了故鄉(第一千行)。

窩狄浦斯：

且因爲我不想殺害我的父親。(319)

信使：

主啊，我懷着一番好意跑來，怎不能除去你這恐

懼的心理？

窩狄浦斯：

無論如何，你可以得到很大的恩賜。

信使：

我真是爲了那種恩賜而來的；等你回去時，我可以得到許多好處。

窩狄浦斯：

但是我決不肯去到我的母親面前。

信使：

我的兒呀！這明是你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窩狄浦斯：

怎樣不知道？老年人憑了天神，指示我。

信使：

如果爲了這些事你害怕回家——

窩狄浦斯：

我害怕日神的話顯應出來。

信使：

是否害怕從你父母身上造下罪孽？

窩狄浦斯：

正是的，老年人，這事情長久恐嚇我。

信使：

你知道麼？你這番恐懼全然沒有根據！

窩狄浦斯：

怎樣沒有根據呢？如果我是他們的兒子。

信使：

因爲你和坡呂波斯並沒有血統的關係。

窩狄浦斯：

你說什麼？坡呂波斯不是我的父親嗎？

信使：

正如我不是你的父親，同你沒有關係。

窩狄浦斯：

我的父親怎能和你相比？因爲你同我全沒有關

係。

信使：

他不是你的父親，正如我也不是你的父親一樣。

(320)

窩狄浦斯：

他怎樣叫我做他的兒子，不叫旁人做他的兒子？

信使：

你可以知道他從我手中把你當作一件禮物接

收了。

窩狄浦斯：

但是他十分愛我，愛這旁人送來的禮物。

信使：

因為他早年沒有太子，纔這樣愛你。

窩狄浦斯：

你把我買來的，還是檢來的？(321) (第一〇二五

行)。

信使：

我從客賽龍山谷裏把你檢來的。

窩狄浦斯：

你爲什麼在那山上遊浪？

信使：

我在那兒看牧羊羣。

窩狄浦斯：

你不是是一個牧人，或是到處漂泊，(322) 尋找傭

工？

信使：

我的兒，那時候我且是你的救星。

窩狄浦斯：

你把我抱起來時，我忍受着什麼痛苦？(323)

信使：



你的腳踝就是一個證明。

窩狄浦斯：

哎呀，你怎麼提起我這個老毛病？

信使：

我看見<sup>(324)</sup>你的雙足釘在一起，解救了你。

窩狄浦斯：

那是我襪襪時一個很大的恥辱。

信使：

是呀，你的名字便是從這件事情上得來的。

窩狄浦斯：

憑了天神，這傷痕是我父親釘的，還是我母親釘

的？<sup>(325)</sup>告慰我！

信使：

我不知道；那把你送給我的人知道得清楚一些。

窩狄浦斯：

什麼，是別人把我送給你的，並不是你自己檢來

的嗎？

信使：

不是我檢來的，是另外一個牧人把你讓給我的。

窩狄浦斯：

那牧人是誰，你能够明白告我麼？

信使：

我想他是拉易俄斯(Laius)宮裏的人。(第一

○四二行)。

窩狄浦斯：

你是不是說這地方先前的國王？

信使：

是呀，他正是國王的牧人。(第一○四四行)。

窩狄浦斯：

他還是活着的嗎？我可以看見他嗎？

信使：

你們這些本地人(326)應該知道得很清楚。

窩狄浦斯：

你們這些站在我面前的人(327)有誰知道他所說的牧人有誰在鄉下或在城裏見過他？趕快指告我！

這正是水落石出的時機。(第一〇五〇行)。

歌隊：

我想他不是別人，正是你先要招見的鄉下人；

易俄卡斯忒王后應該說得很清楚。

窩狄浦斯：

夫人，你想起我們剛纔去招喚的人嗎？這信使所

說的是不是他？

易俄卡斯忒：

爲什麼問起那人(328)不要管他，不要留心他所說的廢話。

窩狄浦斯：

這可不行：我得到了這樣的線索，還不能證明我的血統。

易俄卡斯忒：

憑了天神，如果你顧及你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去追究這事了；我自己的痛苦已經很够了。

窩狄浦斯：

高興高興能縱然證明了我的母親三世爲奴，你的出身也不算寒微(329)。(第一〇六三行)。

易俄卡斯忒：

我懇求你聽從我；不要這樣做。

窩狄浦斯：

我不聽從你的話，我要打聽個明白。

易俄卡斯忒：

我本是一番好意，我盡心忠告你。

窩狄浦斯：

你這些忠告煩惱我許久了。

易俄卡斯忒：

不幸的人啊，但願你永遠不明白你的身世。（320）

窩狄浦斯：

誰去替我把牧人帶來讓這位女人去欣賞她高

貴的門第。

易俄卡斯忒：

哎呀，哎呀，可憐的人呀！我只能爲你說一聲可憐。

不再說什麼旁的話了（第一〇七二行）。

（易俄卡斯忒奔入宮中）

歌隊：

窩狄浦斯，那女人爲何這樣愁慘的衝了進去！

害怕這樣的冷靜會生出禍患來。（第一〇七五行）。

窩狄浦斯：

要生就生出來！縱然我的身世很卑賤，我也想知

道。那女人，女人總是很高傲的，她也許羞惡我的門第

太寒微，但我是幸運的寵兒，她保佑我，不致於使我感

受恥辱。幸運是我的母親，年月便是我的骨肉，他們有

時把我舉得很高，有時又把我降落在地。（331）這就是

我的身世，我決不會變作另外一種人，我一定要去追

尋我的血統（第一〇八五行）。

(八) 第三只歌 (332) (原詩第一〇八六行至一一〇九行)

歌隊：

(首節一) 客賽龍山 (Cithaeron) 啊, 憑了那  
高天, (333) 假如我是一個神志精明的先知, 我敢說等  
明晚月圓 (331) 時, 窩狄浦斯會敬奉你, 把你當作他的  
故鄉, (335) 當作他的母親和保護人; (336) 我們也歌頌  
你, 因為你能討我們國王 (337) 的喜悅。日神啊, (338) 這  
些事情當也能取得你的歡心!

(首節二) 我的兒, 誰是你的父親和母親?  
那同潘山神 (339) (Pan) 居住的仙子 (340) 是  
否日神的妻伴? 那原野上的佳麗他全都愛 (341) 是否  
苦勒涅 (Korymbos) (Corymbos) 的神使? (342) 或是酒  
徒的主神酒神住在那高山上, 從赫力空 (Elykos) (Halion)  
(Halion) 的仙女手中接受了你這個嬰兒 (343) 他  
最愛和那些仙子嬉遊。 (第一一〇九行)。

(九) 第四場 (443) (原詩第一一〇行至一一八五行)

窩狄浦斯：

長老們，(345) 我想我看見了我們先前要尋找的  
牧人，(346) 雖是我未曾見過他。他那很高的年紀正和  
那牧人的年紀相當；我並且認識那些引路的人，好像  
是我自己的僕役。也許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些，如果  
你先前見過這牧人。

歌隊：

對了，你可以相信我認識他，他正是拉易俄斯的  
牧人，他對於他的職業是很忠心的。

(牧人上)

窩狄浦斯：

科麟索斯的客人啊，我先問你，他是不是你所說  
的那位牧人？

信使：

你眼前的正是那牧人。

窩狄浦斯：

喂，老頭兒，往這邊看，回答我的話。是不是拉易

俄斯的用人？

牧人：

我是他宮中生養的奴隸，可不是買來的。

窩狄浦斯：

你做的什麼工作，過的什麼生活？

牧人：

我一生大半是看牧羊羣。

窩狄浦斯：

你通常住在什麼地方？

牧人：

有時住在客賽龍山上，有時，住在那附近地方。

(第一一二七行)。

窩狄浦斯：

你在那些地方認識這人麼？

牧人：

你在做什麼？你說的是什麼人？(347)

窩狄浦斯：

我說的是這眼前的人；你見過他麼？(348)

牧人：

我不能立刻就回想起來。

五四

信使：

主啊，這有什麼奇怪呢？他雖不認識我，但我能使

他清清楚楚的回憶起來。我明知他記得他帶着兩羣

羊，我帶一羣羊，我們在客賽龍山上從春到秋(349)做

了三個半年的友伴。到了冬天，我驅着羊回我的牢內。

他便驅着羊回拉易俄斯的牢內。這些事情我說的對

不對？

牧人：

你說的一點不差，雖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信使：

來，告愬我，還記得那時候你給了我一個嬰兒，叫

我撫育來做自己的養子麼？

牧人：

什麼？你怎樣問起這話？

信使：

我的好人，那嬰兒<sup>(350)</sup>就是他，<sup>(351)</sup>他那時還嫩

得很呢。

牧人：

還不快閉口，免得惹出禍事來！<sup>(第一一四六行)</sup>

窩狄浦斯：

嗨，老頭兒，不要罵<sup>(352)</sup>他，你所說的話更該挨罵

呢！

牧人：

至大的主啊，我有什麼過錯呢？

窩狄浦斯：

因為你不肯說起他所問的孩子。

牧人：

苦惱。

他自己都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話，只是在自尋

窩狄浦斯：

好好的你不說，要痛哭時才肯說哪！

牧人：

天神在上，不要拷打一個老年人。

窩狄浦斯：

（向侍衛）還不快把他的手綁在背後？

牧人：

我真是可憐呀，這為什麼呢？你還要打聽什麼呢？

窩狄浦斯：

你會否把他所說的嬰兒交給他？

牧人：

我交給他了；但願我那日早就死了！

窩狄浦斯：

你會死的，倘若你不說實話。

牧人：

倘若我說實話，我更是該死啊。

窩狄浦斯：

我想這老頭兒還要拖延。

牧人：

我不拖延，我早說我給了他。

窩狄浦斯：

你從哪兒得來的是從你家裏或是從旁人家裏

得來的？

牧人：

這孩子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從旁人那兒得來的。

窩狄浦斯：

牧人：

從哪一位市民或是從哪一姓家裏得來的？

憑了天神，不要問了，主啊，不要再問了！

窩狄浦斯：

再要我追問你，你就活不成！

牧人：

那末，他就是拉易俄斯家裏的嬰兒！

窩狄浦斯：

是一個奴隸，還是他族裏的親屬呢？

牧人：

哎呀，我說到那可怕的地方了！

窩狄浦斯：

我也聽到那可怕的地方了！只好聽下去。

牧人：



說是拉易俄斯自己的兒子——但你宮中的夫人能够說得很清楚。

窩狄浦斯：

是她交給你的嗎？（第一一七三行上半行）。

牧人：

是的，主上呀！（第一一七三行下半行）。

窩狄浦斯：

爲什麼用意呢？

牧人：

叫我把他弄死。

窩狄浦斯：

那可憐的人，竟把她親生的孩子（353）——

牧人：

是的，爲避免那凶惡的神示。

窩狄浦斯：

什麼神示？

牧人：

說他會殺害他的父親。（354）

窩狄浦斯：

你怎樣把他送給了這老頭兒？

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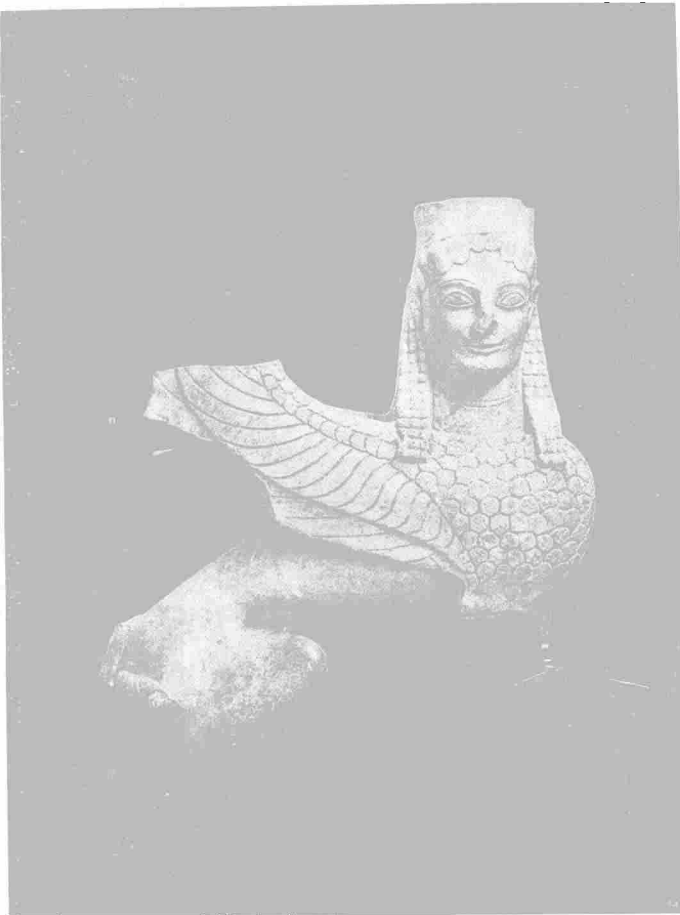
原是爲可憐那嬰兒，主啊，我以爲那老人會把他帶到他自己家鄉裏去；那知他救活了他，倒反而惹下了禍事。如果你就是這信使所說的人，你應知你是生來受苦的啊！

窩狄浦斯：

哎呀，哎呀！一切都實現了（355）！天光呀，讓我現在向你最後一顧（35）！我變成了一個不應賦生的兒子，

不應娶母的丈夫，不應弑父的兇手(第一一八五行)。

(窩狄浦斯奔入宮中，信使和牧人下)。



獸 妖 的 身 纏 面 人

(十) 第四只歌 (357) (原詩第一一八六行至一二二二行)

歌隊：

(首節一)：你們這塵世的衆生啊，我把你們的生命看做了虛空！一個凡人恍惚很幸福，終於會失敗的；此外，他還有什麼真的快樂呢？可憐的窩狄浦斯啊，我看了你的命運，看了你這個榜樣，再不說幸福住在人間。

(首節二)：天帝 (358) (Zeus) 啊，他曾射中那啞謎，(359) 取得了最高的幸運；他制死了 (17) 那長着曲爪的道謎的女妖；變作了我邦禦死的「長城」。從那時起，窩狄浦斯，我們稱你做國王，你統治着這強大的都城，享受過無上的尊榮。(第一二〇三行)

窩狄浦斯王 (十) 第四只歌

(次節一)：但如今有誰比你更是可憐 (360) 有誰在凶惡的病患中，在生命的厄運中比你更是可憐？  
哎呀，同名的窩狄浦斯！那同一個寬容的地方就够你受用，你可以在那兒扮一個新郎，做兒子，又做父親。不幸的人呀，你父親耕耘的田地怎能够，怎能够容許你在那兒偷偷的種植了這樣久？

(次節二)：那明察的時光終於發現了 (361) 你，它判斷了這不潔的婚姻，這婚姻使一個兒子變作了父親。

哎呀，拉易俄斯的孩兒啊，但願我，但願我從沒有見過你！我痛哭你，像一個哭喪的人 (362) 我可以明白

五九

窩 狄 浦 斯 王 (十) 第四只歌

的說：你先前使我重生，(363)現在又閉上了我的眼簾。

---

(第一二三三行)

(十一) 退場<sup>(364)</sup> (原詩第一二二二行至一五三〇行, 中有科摩斯歌, 由第二二九七行至一三六八行。

(宣報人<sup>(365)</sup>上)

宣報人:

我邦最敬重的長老啊, 如果你們是忠心的皇族, 如果你們關心拉易俄斯<sup>(366)</sup>的宗室, 你們聽了這愁慘的消息, 看了這愁慘的景象, 一定是多麼憂愁啊! 我想就是多瑙河<sup>(367)</sup>也洗不淨這一家的污穢, 這家中隱藏的憂患<sup>(368)</sup>就要出現了, 這都是有意做出的事, 並不像先前那些不知不覺就做出的事。<sup>(369)</sup>這許多自己招來的苦痛真是愁人啊!<sup>(370)</sup>

歌隊:

我們先前所知道的那些苦痛也是愁人啊!<sup>(371)</sup>

宣報人:

除了那些以外, 你還有什麼消息宣告我們?

這是一個很簡短的<sup>(372)</sup>消息: 易俄卡斯王后崩駕了!

歌隊:

可憐的人呀! 她怎樣就死了?<sup>(第一二三六行)</sup>。宣報人:

她是自盡的。那最痛苦的事情我們還不會感到: 因為沒有人親眼見過。只看我記得多少, 我可以告慰你那女人的不幸的命運。

她<sup>(373)</sup>發了瘋。雙手扭着頭髮, 奔過走廊, 一直就

進入她的寢殿裏。(374)她進去時，把門一衝就關上了。於是她喊叫她的先夫拉易俄斯，(375)還望念着她早年所生的兒子，(376)那兒子弑了父親，遺下親生的母親爲他自己產生了一些可憐的子女。(第一二四八行)。

於是她悲傷自己的婚姻，不幸的(377)生下了兩代人，丈夫生丈夫，兒子生兒子。(378)至於她是怎樣死的，我可說不清楚。因爲窩狄浦斯狂呼着衝了進來，使我不能注意她這個凶惡的結果。國王進來時，我們大家都望着他。他瘋狂的亂撞，叫我們給他一把寶劍，還問他的妻子在那兒，(379)——不是妻子，倒是他的母親，他和他兒女共同的母親。(380)他在瘋狂裏得到了什麼天神的指點，因爲我們這些當場的人全沒有接近他。他很凶的叫了一聲，好像有誰在引導他向着那

雙扇門衝去，衝開了門，(381)奔入了寢殿裏。(第一二六二行)。

我們看見王后吊在裏面，頸上纏着那擺動的繩子。國王看見了，大叫可憐，解下了那緊縊着的繩子。等那不幸的人躺在地下時，我們更目覩了那可怖的景象：因爲國王把她衣上的金針折了下來，那是她肩上的飾品，(382)他舉那着金針向着自己的眼眶裏刺去，並且這樣嚷道：『你們不能再看我所受的苦處，所造的罪惡！你們看够了那不應看的人，(383)不認識那應當認識的人，(384)你們就從此黑暗！』(385)

他這樣咒着，屢次(386)舉着那金針向着眼中刺去；那血紅的眼球浸溼了兩頰，那鮮血不是慢慢的滴，乃是驟雨般降下。(387)這禍事不只落在一個人身上，竟落在他們兩夫妻身上。他們祖傳的幸福到是真正

的幸福；但如今痛哭，敗壞，死亡，恥辱和一切可以形容的災難都臨到了他們身上。（第一二八五行）。

歌隊：

現在那受苦的人安靜一點（388）嗎？

宣報人：

他大聲叫人把宮門啓開，好讓全體塞拜人（389）

觀看他父親的兇手，和他母親的——我不便說那污穢的話。他要把自己逐出境外，不肯留下，免得殃及這宮廷。（390）可是他沒有氣力，沒有人引導他；那種痛苦不是凡人所能忍受的。你也可以看見他；現在宮門啓了，（391）你立刻可以看見那景象，就是憎惡他的人也憐憫他的。（第一二九六行）。

（窩狄浦斯瞎着眼睛上）

（科摩斯歌）（392）

窩狄浦斯王（十一）退場

歌隊：

這惡運叫人看了真是難堪，（393）我遇見了這最可怕的事啊！不幸的人呀，你怎樣發瘋了？（394）是哪一尊

天神使你的命運這樣難堪？（395）

哎呀，哎呀，可憐的人呀！我很想問問你，很想探視

你；（396）可是你真嚇壞了我，我簡直不敢望你一眼。

窩狄浦斯：

哎呀呀！我真是不幸啊，我忍受着痛苦逃向哪兒去？我的呻吟會應到哪兒去？命星啊，你運行到什麼地方去了？

歌隊：

行到那可可怕的地方去了，行到那難聽和難看的地方去了。（第一三二二行）。

（首節一）

窩狄浦斯：

你這黑暗的雲啊，你來的真是不祥，<sup>(397)</sup> 勢子又凶，不應有和風把你吹送，人們見了你就嚇跑了。

哎呀，我再叫幾聲哎呀！

這針刺的痛苦呀！我憶起這災難深深的傷害了

我的靈魂

歌隊：

這有什麼奇怪呢，你活該在患難中忍受着兩重

的痛苦！<sup>(398)</sup>

(首節二)

窩狄浦斯：

我的親信啊，你待我依然是這樣忠誠，你還有耐

心來看護一個瞎眼的人。

哎呀，哎呀！

我們並沒有隔離，<sup>(399)</sup> 我雖是瞎了眼睛，卻還能辨識你的聲音。

歌隊：

作孽的人呀，你怎敢毀壞了自己的目光？什麼天神在懲惡你（第一三二八行）。

(次節一)：

窩狄浦斯：

是日神，朋友們，是日神定下了這些災難，這些苦痛的災難但執行的<sup>(400)</sup> 不是旁人，卻是我自己。<sup>(401)</sup> 不幸的我呀！當世間萬象對我失去了蜜意時，我還有什麼可看呢？

歌隊：

這些事情正如你所說的。

窩狄浦斯：



朋友，我還看什麼呢，我還愛什麼呢，還有什麼朝賀使我聽了高興呢？趕快把我帶出境外，把我帶出去，朋友，我完了，我該死，(402)我是天神所厭棄的凡人。

歌隊：

你的知覺和你的命運一般的苦，(403)但願我從不知道你這樣一個人。(404)(第一三四八行)。

(次節二)

窩狄浦斯：

那從牧場上解去了我腳上的釘子的人，那把我從兇殺裏救起的人(405)是該死的，——不論他是誰——因為他做了一件不令人感恩的事。假如我那時死了，也不致於使我和我的朋友們這樣痛苦。

歌隊：

我也願你早死了。(406)

窩狄浦斯王 (十一) 退場

窩狄浦斯：

那我不致於做我父親的兇手，不致於被稱作我母親的丈夫；(407)但如今我已獲罪了天神，(408)因為我是不潔的母親的兒子，且和我的父親(409)共同種育過。如其這人間(410)還有更嚴重的災難，那一定是我窩狄浦斯的。

歌隊：

你這見解我不能同意；(411)但你最好快死去，倒強過瞎着眼睛苟且偷生(第一三六八行)。(科摩斯歌完)。

窩狄浦斯：

別忠告我，別教訓我，別說這些事情做得不好。假如我去到冥府時還能看見，(412)不知當用什麼目光去看我的父親和我那可憐的母親，因為我向他們道

六五

下了這死有餘辜的罪惡。你以爲(413)我看了這樣生出來的兒女能順眼嗎？不，從不能順眼的；(414)就是這城樓，就是這些天神的聖潔的偶像在我看來也不順眼：因爲我(415)這位塞拜城最高貴的人已經拋棄了這些權利。我叫人家把那不潔的人趕出去，縱使他是拉易俄斯的兒子，是天神所認爲褻瀆的人。我既然露出了這樣的污點，還好光明正大的(416)見人嗎？這不行。但如有方法可以閉塞着聽官，我一定封鎖了這可憐的身體，使我不聞不見；當心神不爲聲色(417)所擾亂時是多麼恬靜(418)啊。(第一三九〇行)。

客賽龍山(Cithaeron)啊，你爲什麼接受了我？當我母親把我交給你時，(419)你怎不叫我立刻就死去，那我不致於把我的身世洩露出來。坡呂波斯(Polybus)，我的養父啊，科麟索斯(Corinth)和那

被稱爲我祖先的故宮啊，你們把我撫養得恍惚很幸福，實際上卻不幸得很。(420)

那山谷間的三條道路啊，(421)那檉林和那三叉路前的狹道啊，你們從我的手中吸飲了我父親的血，那正像我自己的血，你們該還記得我當着你們做了些什麼事，來此後又做了些什麼事？

那婚禮啊，那婚禮啊，你生了我後，又從我的種裏生出一些子嗣，你造出了父子，兄弟；(422)又造出了新娘，妻子與母親；(423)人間一切最大的耻辱都出現了。

那不應做的事情就不應說：憑了天神，趕快把我藏在外邊，或是把我殺掉，或是把我洗入海底，那你們永不會再見我。來呀，快來(424)接觸一個可憐的人；聽從我，別害怕，我的禍事不會沾染到旁人身上的。(425) (第一四一五行)。

歌隊：

克勒噲 (Uzer) 來了，來得正合你的請求，不論你想做什麼事，或是想計劃什麼事，如今只剩下他來替代你做這地方的保護人。

窩狄浦斯：

唉，我向他說什麼呢？他怎會相信我呢？(426) 因為我先前對他全然不好。

(克勒噲上)

克勒噲：

(向窩狄浦斯) 我不是來嘲笑你的，也不是來責問你過去的罪惡的。

(向侍者) 縱說你們不再敬仰這凡間的種子，你們至少得崇拜日神的生養之光，(427) 不要把這顯明的罪惡彰揚出去，這是天光大地和聖雨(428) 所不

窩狄浦斯王 (十一) 退場

容的罪惡。快把他扶入宮中，這是很潔淨的，只有親戚纔能觀察(429) 親戚的災難。(第一四三一行)。

窩狄浦斯：

憑了天神，你對我這樣寬容，真出了我意料之外；我自己倒是一個壞透了的人。但你得聽從我，我的話原是爲你好，並不是爲我好。

克勒噲：

你向我要什麼呢？

窩狄浦斯：

立刻把我逐出境外，遂到那沒有人和我來往的地方去。

克勒噲：

你可以相信我要把你逐出去；(430) 但我得先去訪問天神(431) 到底怎麼辦？

六七

窩狄浦斯：

天神的預示已經完全顯應了，讓我這不潔的人，這弑父的兇手自己死亡。(432)

克勒噯：

雖是這樣說；但我們有我們的困難，(433)頂好還是去訪問天神到底怎樣辦？

窩狄浦斯：

那你就去爲我這苦命的人訪問嗎？

克勒噯：

你如今必定要信仰天神。(434) (第一四四五行)。

窩狄浦斯：

是的；我還要吩咐你，祈求你(435)把那宮中的人(436)埋葬了，你願怎樣埋就怎樣埋；你必能爲你自己的姊妹合禮的完成這事。當我在生時，不要使我留在

我的祖城裏，(437)讓我住在那山上，那因我而著名的客賽龍山上(438)我的父母在生時指定了那地方我的墳墓，(439)我正好依照他們的心意死去。(440)只有一件事情我很明白：我不會病死，也不會兇死(441)我根本就不會死去，只會遭受一個驚人的命運。(442) (第一四五七行)。

任隨我自己的命運怎樣實現。(443)說到我的兒女，克勒噯，請不必關心我的兒郎(444)他們既然是男子漢，不論在什麼地方，她們都能够生活；但請關心我那兩個可憐的女兒，他們從沒有離開過我，分開棹子吃過飯，凡是我接觸的東西，她們都有份。還讓我摸摸她們，好發散我這痛苦的情緒。好吧，主上(445)你這高貴的人！要我摸着她們，便以爲她們是我的，正如我還沒有瞎眼的時節一樣。

(克勒噯的侍人引安替功涅 Ant. gone 與易

斯麥涅 Ismene 上)

呀！(446) 憑了真神，我是否聽見我的女兒在什麼地方哭泣？是否克勒噯憐憫我，把我痛心疼的女兒送了出來？我說得對嗎？(447) (第一四七五行)。

克勒噯：

你說得很對。這是我給你送來的，(448) 因為我憑了過去的觀察，知道你會這樣喜愛她們。(449)

窩狄浦斯：

但願你有福爲了這件事，願天神對你比對我更是關心！

(向女孩) 我的孩兒，你們在哪兒過來，來到你的骨肉手中，這雙手使你父親(450) 先前的剛硬變成瞎眼；(451) 我的女兒啊，我不知不覺(452) 就娶了我

窩狄浦斯王 (十一) 退場

自己的母親，做了你們的父親。我看不見你們了；想起你們日後苦命的生涯，人家叫你們那樣苦命的活着，我便替你們傷心；你們可以參加什麼公民聚會，可以參加什麼節日？(453) 你們看不見熱鬧，豈不會哭着回家？等你們長到婚嫁的年齡，我的孩兒，有誰願冒險來遭受侮辱？那些侮辱對於我的子孫(454) 是很難堪的。這人間還有什麼不幸呢？你們的父親弑了他自己的父親；娶了他自己的母親，娶了那生育他的母親；還從他自己賦生的地方生出了你們。人家會這樣侮辱你們；誰還願娶你們呢？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人。我的孩兒，你們準會辜負了青春。(455) (第一五〇二行)。

克勒噯啊，(456) 我們(457) 兩夫妻都完了；你既是她們唯一的尊長，(458) 就別讓你至親的女眷(459) 無家可依，(460) 無人可適，別使她們降到我這樣痛苦的

六九

地步。可憐她們，眼見她們這樣年輕就感到伶仃孤苦；除了你，還有誰看護她們呢？高貴的人呀，你伸過手（461）來允許吧！

（向女孩）我的孩兒，假如你們懂得事故，我必給你們許多教誨；我要你們這樣祈求：聽天安命活下去，（462）你們自己的生命當強過你們父親的生命。

（第一五一四行）。

克勒噯：

你哭够了；請進入宮中。

窩狄浦斯：

我得聽從你，雖是我不樂意進去。

克勒噯：

這正是很好的時機。（463）

窩狄浦斯：

你知道我在什麼條件下纔肯進去。

克勒噯：

請您說給我聽哪！（464）

窩狄浦斯：

把我送出境外。

克勒噯：

只有天神纔能讓你出去。（465）

窩狄浦斯：

天神最厭棄我，他們會讓我出去的。（466）

克勒噯：

那你立刻就能滿足你的請求。（467）

窩狄浦斯：

你答應嗎？

克勒噯：

我是不愛說反話的。(46<sup>s</sup>)

窩狄浦斯：

現在就引我進去吧。

克勒噠：

走吧，放了孩子們！

窩狄浦斯：

不要從我手裏把她們奪去！(第一五二二行上

半行)。

克勒噠：

別想佔有一切，你所佔有的東西不能一生隨着

你。(第一五二三行)。

(克勒噠引窩狄浦斯進入宮中，二女孩與宣報人隨行。侍者最後進去，關上宮門。)

歌隊：(469)

塞拜本邦的居民啊，你們請看，這就是窩狄浦斯，他善解那聞名的謎語，且是最威嚴的君王；哪一位公民(470)不羨慕他的美運？但如今他卻滾入了惡運的波濤裏。

因此我們得靜觀那命運的(471)末日，當一個凡人還沒有度到生命的盡頭時，還沒有得到痛苦的解脫時，別就說他是幸福的。(第一五三零行)。

(歌隊退場。)

註解

- (1) 在開場白裏，窩狄浦斯國王首先問人民祈求什麼；於是天帝的祭司代表全體乞援人，求國王拯救他們，使他們脫離災難。國王說他已經打發他的妻舅克勒翁前去訪問日神；等他回來時，他必遵行日神的示言。克勒翁回來說日神吩咐國王把拉易俄斯的兇手趕出去。國王答應了照辦。
- (2) 指全體求援人，裏面包括有老年人和中年人。
- (3) 卡德摩斯是腓尼基 (Phoenicia) 王阿華諾耳 (Agenor) 的兒子。當天帝 (Zeus) 化成一條牛把他的姊妹歐羅巴 (Europa) 撈走後，他的父親便叫他去尋找；找不到就不必回家。卡德摩斯遍尋不遇，便去祈禱日神；日神宣示他去追尾一條母牛，在那牛累死的地方建造一個城子。他因此建造了卡德摩阿 (Cadmeia)，即後來塞拜 (Thebes) 城的一部分。據說希臘字母是由他從腓尼基或埃及介紹來的。
- (4) 「苗裔」的形容詞 *γενεα* 不是指「年輕的」，因為國王所稱呼的

- 「孩兒」裏包括有老年人在內。國王雖然相信自己是科蘇索斯人 (Corinthus)，却很尊重塞拜城遠古的光榮。
- (5) 原意是「坐在坐位上」。希臘動詞每有累贅的止詞。
- (6) 請求不成功，把橄欖枝留在祭台上；成功，便把那樹枝帶走。
- (7) 這兒的 *κατα* 是指求救，求健康的歌。
- (8) 原意是「聽旁人傳報是不對的」。
- (9) 原意是「我叫窩狄浦斯王，對於人人是著名的」。
- (10) 這是意譯。γενεα 不是指外貌，乃是指天然的義務。
- (11) 省去「懷着什麼心情」。
- (12) 斯特羅非亞 (Strophilia) 急流把塞拜城分作東西兩部：西部是上城，或叫卡德摩阿 (Cadmeia)，東部是下城。卡德摩阿特指南端的「高城」(Acropolis) 這裏所指的市場，一個是「高城」北部的卡德摩阿市場，一個是下城裏的市場。
- (13) 這雙廟一個是俄格卡 (Ogea) 女戰神，廟在西門俄格卡附近；一



個是卡德麥阿 (Cadmeia) 女戰神廟，或叫伊斯美那斯 (Ismeneia) 女戰神廟。

(14) 原意是「伊斯美那斯 (Ismeneia) 的神示的火灰前」。這伊斯美那斯不是指河名，乃是指河旁的日神廟。人們在那兒焚獻犧牲，餘燼漸熄時，由犧牲裏看出神示來。

(15) 也許是指果樹的花。

(16) 原意是「當前人」。

(17) 指腳身人面的妖獸。埃及的妖獸沒有翅膀，希臘的形體是在悲劇家描寫有翼的妖獸以後纔加上翅膀的。這獸在埃及爲男性，在希臘爲女性。牠曾經獻過一道謎語給塞拜人。凡是不能解答的人便被她處死。據說那謎語裏提及一個動物，有時四腳，有時三腳，有時兩腳。窩狄浦斯解答說是「人」，因爲一個人剛出娘胎時有四隻腳；到老來，加上一根拐杖，又變成了三隻腳。窩狄浦斯這樣道破後，那妖獸便羞忿自殺了。

(18) 原意是「暴斂」。

(19) 省去「傳說」。

(20) 祭司的本意是說窩狄浦斯只憑人力解救了這都城，天神不過是在暗中相助。

(21) 指除去妖獸，參看第十七註。

(22) 「未來的」三字是補充的。

(23) 省去「憑了你的吉星」。

(24) 原意是「我知道，並不是不知道」。這語氣是責備人家以爲他不知道。

(25) 省去「麥那刻俄斯 (Manoecus) 的兒子」。希臘人稱呼人名總說「某某的兒子」。

(26) 省去 «*Delphi*» 形容詞，此字爲日神阿波羅 (*Apollon*) 廟地，得爾火 (*Delphi*) 之舊名，本作畢索 (*Pytho*)，在縛客斯 (*Phocis*) 的轄耳那索斯山 (*Tarnassus*) 下。

(27) 那些靠近觀衆左邊的進出口坐着的乞援人曾向祭司做了一個手勢，說克勒噲回來了。

(28) 克勒噲戴着桂冠上，表示他帶回了好消息，凡是從觀衆左邊進來的人是表示從鄉下來的。因爲雅典劇場的觀衆右望大海，左望鄉野。

(29) 省去「帶果的」。

(30) 克勒噲不敢當衆說明他得到了一個可以平息天怒的方法，這方法暗指驅逐那污穢的人。

- (31) 原意是『日神所顯示的命運』。
- (32) 窩狄浦斯只知道拉易俄斯死了，並不知道那人的故事。這正是本劇唯一的弱點，因為他做國王時，那前一位國王拉易俄斯剛纔死了；況且窩狄浦斯又做了這許多年的國王，怎會不知道前王被殺的故事呢？這下半行的 *ἄνευ* 一字表示他漠不關心。
- (33) 省去『難尋的』。
- (34) 參看第三十二註。
- (35) 原意是『他出國去作特使』。他原是要去訪問日神那從前拋棄的嬰兒到底死了沒有。
- (36) 原意是『由一件事情可以知道許多事情』。
- (37) 原意是『得到希望的小小的開始』。
- (38) 原意是『那是許多隻手，不是一個人的力量』。
- (39) 『收買』是『過去繼續時』，指時常有人收買。
- (40) 『有』是『過去片段時』，指一個強盜在某時期內有這樣大的膽量。這『強盜』雖是單數，可不是有意變換的，因為窩狄浦斯還沒有想到是一個兇手殺的。
- (41) 詩人的本意是說拉易俄斯死後沒有王儲，直到窩狄浦斯被選時，王位還是空着的。這抽象的『王權』二字很合於窩狄浦斯當時

- 的心意，即是說這罪惡是一黨崇拜人造成的，他們不僅要殺害國王，且要毀滅王權。
- (42) 原意是『腳前的』。
- (43) 指他的妻子的前夫拉易俄斯。
- (44) 這『手』字使觀衆聯想到窩狄浦斯後來自己用手弄瞎了眼睛。
- (45) 省去『卡德摩斯的』。
- (46) 本作『幸運』。即是尋出了兇手，好消除災難。這兩字是複數，暗指大家享福。
- (47) 『失敗』是單數，國王的意思是說失敗了就由他獨自擔當。我們的動詞沒有數別，不能表明這種暗示。國王在這兩個字裏不知不覺道出了戲劇的頂點。
- (48) 指消除災禍。
- (49) 窩狄浦斯進入了宮中，乞援人也離去了。這時歌隊進入場中。這長老歌隊代表卡德摩斯 (*Καδμῖος*) 的民衆，是國王剛纔招集來的。這八節合唱大意如下：
- 首節一：到底是什麼神示，這罪孽應當怎樣贖法？
- 首節二：願阿塞那，阿耳忒密斯拯救他們。
- 次節一：全邦都病了，果木不結實，婦人不孕育。

次節二：病疫發生了，婦女們繞着祭台哭泣。

第三節：請將戰神趕走。

第三節二：顯日神、月神和酒神出來抵抗戰神。

(50) 天帝指出斯 (Zeus) 日神代天帝宣示，所以稱「天帝的神示」。

(51) 「和祥的」三字泛指神示，歌隊還不知道克勒喚帶回的神示是吉是凶，但總希望是「和祥的」。

(52) 「聖地」指得爾火 (Delphi)，爲日神的宣示所，原詩稱「畢索」(Pytho)。(參看第二十六註)那兒儲着許多金銀財寶，故稱「黃金的」。

(53) 原意是「你是誰」。

(54) 「日神呀」原作「噫厄，提羅斯 (Dios) 的派安 (Ker'au) (Taccan)」「噫厄」是呼聲，提羅斯爲日神生長的小島。「派安」本是挨斯叩雷匹阿斯 (Aesculapius) 醫神，歌隊在這兒把日神當作一位醫生，這字又作歌聲。

(55) 原意是「你又在爲我做什麼新事或舊事」。

(56) 省去「希望」的形容詞「金色的」，不論這神示是吉是凶，總是他們所期待的「希望」。

(57) 上面剛纔用了「神聖的」(Theios) 三字，此處又重複，有人把

這重複認做一個弱點，其實最好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裏常有這樣的重複。

(58) 阿塞那生自天帝頭上，爲司工藝與戰爭之女神，且爲雅典的保護者。

(59) 阿耳忒密斯女獵神也是天帝的女兒，與日神同胎生的，又稱月神。

(60) 「還要呼喚」是補充的。

(61) 原意是「曾爲解除那發生在這都城災難」。

(62) 婦人不是害流產，就是在生產以前死去。

(63) 原意是「比烈火更快」。

(64) 原作「西方之神之岸上」，荷馬詩中的陰陽交界處在日落的幽暗地力，故稱下界之神爲「西方之神」。

(65) 阿勒斯 (Ares) 在詩人的想像中不僅是戰神，且是一切毀滅者。

(66) 阿勒斯 (Ares) 這回不是戰神，却變成了瘟神。

(67) 原意是「無人敢近的色累斯 (Thrace) 的港口」，這「無人敢近的」(或作「禁客的」) 是黑海的特別形容詞。詩人在遺兒却暗指黑海西岸的一支野蠻民族，戰神曾住在他們當中。

(68) οὐρανὸν ἄμβροτας 指海，加上「大」(μεγαλόν) 字，就變成了

大西洋。

- (69) 這兩句似乎不很接氣。也許是說死神破壞不足，戰神便出來幫忙。「完成」是現在時之無定式動詞，意思是說不斷的破壞。這動詞的位置很重要，原詩直譯是：

「繼續完成——黑夜破壞不足——

白日便出來。」

這種優美不是我們的文法所能表現的。

- (70) 指戰神。

- (71) 指阿耳忒密斯(Artemis)見第五十九註。

- (72) 呂客阿山在小亞細亞。這名字的原意有許多解釋，有一種解釋是指「光」。我們可由月神的陰性的「光」聯想到日神的陽性的「光」。

- (73) 酒神名巴克科斯(Bacchos)(Bacchus)，塞拜城也叫巴克刻阿(Bacchéa)(Baccheia)；又塞拜城西部名卡德麥阿(Kadmeia)(Admeia)，酒神也叫卡德麥阿的神。故說酒神與塞拜城同名。「巴克科司」下省去'ésoy，這字也是酒神的特別名號。由醉漢們向他們高呼「彼窩」轉來的。

- (74) 這熱情的歌裏充滿了炫目的字，如像「黃金的」、「金弦的」、「金

字」、「清輝」、「金帶」的「金」字，「酒色的」和「光豔的」；且充滿了快樂的聲音，如「噫厄」、「渥安」(均見第五十四註)和「彼窩」(見第七十三註)。這正好和瘟疫的火色與垂死的呻吟相對。

- (75) 這句意譯。

- (76) 在這第一場裏窩狄浦斯嚴重的咒詛拉易俄斯的兇手。忒勒息阿斯先知便出來指明窩狄浦斯是兇手。

- (77) 原意是「你就能得到你所祈求的災難的拯救與脫離」。這「祈求」二字與上面「祈禱」二字重複，故從略。

- (78) 原意暗指他是外那人。

- (79) 這一整句很費解釋。編者寫了「一大段緊訟的文章。這上半句是虛擬式，編者以為是『要是我不轉求你，我便追不了很遠』。顯得文(Goodwin)教授却以為是『要是我一個人去追，便追不了很遠』。此外還有許多種解釋。肯內提(Kennedy)教授把下半句當作：「眼見我沒有痕跡」卡姆培爾(Campbell)教授却當是「因為我沒有痕跡」。我自己的繙譯也許容易使人明白，但和希臘原來的語氣差得很遠。

- (80) 「這案子發生」是補充的。

(81) 這名字省去「拉布達科斯 (Tachus) 的兒子」參看第二十五註。

(82) 畏懼他自己是兇手。

(83) 凡自首的人減罪；倘若經人告發，刑罰就很重。

(84) 這上面包含三個意思：(一) 塞拜人告發塞拜人，(二) 塞拜人自首，(三) 塞拜人告發外邦人。

(85) 省去「我是這地方的國王」。

(86) 指兇殺的淨洗。古時有一種習慣，將祭台上的柴火浸入水內，再用那水來淨洗。

(87) 「抗命的人」是補充的，指接待罪人的臣民。

(88) 原作「正如日神的啓示哪纔所顯示我的」。

(89) 指日神和拉易俄斯。

(90) 原意是「這凶惡的人凶惡的度着可憐的生命」。

(91) 編者說是指「兇手」，譯者以為是指隱匿兇手的人。

(92) 有些編者把這上面的六行移到第二百七十二行與第二百七十三行中間。

(93) 省去「爲天神所厭棄的」。

(94) 這上面指明國王的權利與個人的權利。

(95) 省去「占有他的婚牀」。

(96) 窩狄浦斯 不知不覺在自斃罪孽。

(97) 這話的原意容易聽成：「如其他的子嗣未遭不幸」。窩狄浦斯 還不知道拉易俄斯 生過兒子，且生來就拋棄了。

(98) 窩狄浦斯 這時只知道拉易俄斯 死了，沒有遺下子嗣。

(99) 原詩大意是古阿革諾耳 (Agenor) 的兒子 (指卡德摩斯 (Kadmos) (Cadmus)) 的兒子 (本作「老卡德摩斯 的兒子」，指坡呂多洛斯的兒子 (Polydorus)) 的兒子 (本作「坡呂多洛斯的兒子」，指拉布達科斯 (Tachus) (Laius)) 的兒子。 (本作「拉布達科斯的兒子」，指拉易俄斯 (Laius))

(100) 原意是「讓他們在現在的惡運中，或在一個最惡的命運中死去」。

(101) 「忠心的」是補充的，與上面「不從命的人」相對。

(102) 要是不說實話。

(103) 這「指」字占詩行的首要位置。說話的人還不知他面對着兇手。

(104) 原意指歐勒息阿斯 先知所不會道及的消息。

(105) 第一百二十二行裏說是強盜殺害的，這兒却說是旅客殺害的，故事越說越真實了；但窩狄浦斯 還不會注意到這消息的不同處。

- (106) 本作「可沒有人看見一個見識」。
- (107) 無意間從複數轉成單數，但國王沒有留心聽。
- (108) 本作「天地間一切能道與不能道的事物」。
- (109) 省去「保護者」。
- (110) 本作「聽信使報說」。
- (111) 先知能解鳥聲的吉凶。
- (112) 如像火祭法。
- (113) 兼指牛羊果木的死亡。
- (114) 省去「盡他所有的」。
- (115) 原意是「在聰明不討好的地方」。
- (116) 原意是「神志清明」或是「有先見之明」。
- (117) 忒勒息阿斯先知兩次被召，拂意前來。倘如他常記着這是一件可怕的事，他便不會來的。這時候，他當着窩狄浦斯面前，極真覺他保持的祕密是一件極可怕的事。
- (118) 本作「不合法」。但國王的意思是說國家不能利用她的先知。這句話是補充的。
- (120) 指關於窩狄浦斯的祕密，那祕密苦壓在忒勒息阿斯先知心上。
- (121) 這上面的兩句很費解釋。

- (122) 原意是「壞人裏面最壞的人」。
- (123) 原詩大意是「不能使你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目的」。
- (124) 暗射國王的母親娶了他的妻子。「壞脾氣」三字是補入的，在國王聽來是承着上面，指「壞脾氣」可是在觀眾聽來却成了「母親」。
- (125) 詩人以爲上面的意思還不充足，再補充一句。這是他的語法的特別處。
- (126) 指他不肯吐露祕密。
- (127) 窩狄浦斯高傲的用 *καυχή* 一字來表明他洞悉好謀，並不僅是懷疑。
- (128) 原意是「你宣布大家遵守的命令」。
- (129) 指歌隊。
- (130) 原意是「你想從何處逃避」。
- (131) 這話含有輕蔑的意思。
- (132) 國王軟了一下。
- (133) 原意是「你用閒言來惹惹我」。
- (134) 原意是「可說得不見效」，即是說不能激怒他。
- (135) 這下面省去「你不覺」。

- (136) 「我的話中有真理」是補充的。
- (137) 這上面省去「這種力量不是爲你的」，因爲這種贅語不合我們的語言習慣。
- (138) 國王譏諷先知是瞎子。又希臘人說，一個人活着叫做「看見陽光」。
- (139) 省去「嫉妬」的意思。
- (140) 指治人的智慧。又暗射窩狄浦斯解謎的故事，見第十七註。
- (141) 「妖怪」原指波斯的術士。從這一段話裏可以看出當時亞洲的邪教侵入了下流階級裏面，但爲上流人所鄙棄。
- (142) 「化緣人」原指西培利 (Tyber) 的祭司，他每月向人化緣。
- (143) 這是補充的。
- (144) 原作「行吟人」 (Rhapsodist)，因爲那獅身人面的妖獸用「古體的」詩行來道誦她的謎語，正如那些傳誦史詩的行吟人。這原字含有諷刺的意思，因爲那妖獸所道誦的詩句是不祥的東西。
- (145) 原作「守狗」，因爲那妖獸本是天后 (Hera) 的忠僕。
- (146) 本作「第一個人」。
- (147) 原意是「或由天神得知的」。
- (148) 指克勒頓。

- (149) 原意是「這不合我們的需要」。
- (150) 省去「用最好的方法」。
- (151) 居留雅典的外邦人必要請一位雅典公民作保護人，凡有案件發生，本人不能自行辯護，當由保護人代答。忒勒息阿斯被國王告發爲克勒頓的黨羽，因爲他不是外邦人，自然有辯護權。
- (152) 「由他出來替我辯護」是補充的。
- (153) 暗指他住在他被殺的父親的家裏，那兇手又是他自己。這話又可解釋作「不知你處在什麼環境當中」。
- (154) 指國王發現他的妻子是他所殺害了的人的寡婦。
- (155) 原意是「非港的」。
- (156) 暗指國王的婚姻。
- (157) 原意是「哪一個收容處沒有你的呻喚」。
- (158) 客賽龍山在博俄替阿 (Boeotia) 南邊，爲窩狄浦斯被棄處。
- (159) 指國王的妻子原是他自己的母親，和其他的一切災難。
- (160) 原意是「那會把你降到兒子的地位」，暗指他的父親原是拉易俄斯 (Laius)，並不是科麟索斯國王波呂波斯 (Polybus)，所以他的兒女就是他的弟妹。
- (161) 原意是「還不從我的宮前轉身離去」？

- (162) 原作複數「我們」，這叫做「詩的複數」。
- (163) 原意是「今天會生你」。
- (164) 暗指國王道破妖獸的謎語，參看第十七註。
- (165) 原意是「你將由這事情看出我復仇大」。
- (166) 省去「我特爲這事來的」。
- (167) 道暗眼先知恍惚能看見國王的怒容。
- (168) 省去「拉易俄斯的」。
- (169) 省去「兒子」。
- (170) 指討娶母親。
- (171) 各節歌內前後兩段的節律和時間是相同的。道幾節的大意如下：  
首節：誰是兇手？日神和報復女神向着他找去。  
首節二：那兇手一定逃到野外去了，可是逃不掉他的命運。  
次節：忒勒息阿爾斯先知說國王是兇手，這話真令人煩惱，可又無從證實。
- (172) 次節二：只有天神纔有先見之明，凡人的話總不可靠。既然沒有證據，就不要相信國王是罪人。
- (173) 原意是「得爾火 (Delphi) 宣示的屋石」。
- (174) 原意是「他在奔逃中運用他那比疾風似的馬蹄還快的足」。
- (175) 本作「天帝之子」。
- (176) 在「歌隊進場時的道白裏」，歌隊僅求日神使用弓箭；日神這回却借用了天帝的武器來懲罰罪人。
- (177) 省去「不談的」。
- (178) 帕耳那索斯爲日神廟地得爾火 (Delphi) 北面的高山。可由塞拜西望。編者在他的「新希臘」第七十五頁說他在塞薩龍 (Citron) 山頂望見帕耳那索斯僱時在西北，雖在五月，中高峯上還有雪光。譯者於二十二年冬經過帕耳拉索斯山麓，不曾見雪；次年五月重遊帕耳拉索斯 (Citium) 到也望見了那神靈的白光。
- (179) 編者把 *καὶ* 解作「發光」，譯者以爲且可以解作「發聲」，故譯作「發出」來代表這三種意思，同時又能表示 *καὶ* 一「發現」字的意義。
- (180) 本作「大地中央的」，相傳天帝曾遣二鷹自東西相向飛行，二鷹在得爾火相遇，故稱那地方爲大地中央。
- (181) 原是兩個重複的助動詞。
- (182) 指先知所預言的未來的事故。
- (183) 本作拉布達科斯 (Laribus) (Laribus) 爲塞拜國王，爲拉易



俄斯的父親與窩狄浦斯的祖父參看第九十九註。

(184) 坡呂波斯爲科麟索斯 (Colchis) 國王，爲窩狄浦斯的養父。

(185) 省去「爲拉布達科斯的家族」參看第一八三註。「死者」二字原

作「不明的兇殺」這話的大意是證明窩狄浦斯是兇手，要處罰他。

(186) 「但若說」是補充的。

(187) 先知本是凡人。

(188) 「百倍」是增添的。

(189) 指忒勒息阿斯先知攻擊國王的話，原意是「在我證實這話以前」。

(190) 指國王道破妖獸的謎語，解救了都城。

(191) 窩狄浦斯先在這第二場裏控告克勒騰收買忒勒息阿斯先知，於

是易俄卡斯忒王后出來阻擋了這一場爭吵。她同國王談了一些

話，使國王疑心他自己殺了拉易俄斯。他決定去把見證人找來。

(192) 原意是「不僅小小的傷害我，且傷得很重」。

(193) 原意是「那話許是由氣忿的壓力下說出的，並不是由心中的意

識說出的」。

(194) 指隨便說說，或憑了什麼證據說說。

(195) 省去「眼光分明」。

(196) 這些長老們不敢評論主上。

(197) 這「喂」字是一種呼喚的聲音。原詩 *οὐρανός* 是對奴隸或下

人的呼喚，含有傲慢的語調，相當於拉丁文的 *holla tu!* 和英文

的 *Hollo you!*

(198) 省去「暗中進行的」。

(199) 原意是「你知道你應該做什麼」？

(200) 省去「的話」。

(201) 省去「這件事」，指被認爲賣國賣友的事。

(202) 窩狄浦斯借用克勒騰的話來回答他。

(203) 見上註。

(204) 省去「你說的」。

(205) 本作「轟殿的」，但國王含有諷刺的意思。

(206) 原詩大意是「我還是原來那樣一個人，保持着我的意見」。

(207) 克勒騰只知道國王說了他一些話，可不知道忒勒息阿斯先知說

了國王和拉易俄斯一些什麼話，所以他一聽見拉易俄斯這名字

便表示驚訝。

(208) 「日子」二字原詩作「年歲」。原詩除「長久」外，還有「古昔」

的意思，那是指拉易俄斯被殺的起點距離現在已成了古昔。但實際

上，他大約纔死了十五年。

(209) 「方術」二字含有詭脣的意思。

(210) 原意是「從沒有當我聽得見時」。

(211) 這話包含有「責任」的意思。

(212) 原作「哲人」。

(213) 原作「我就保守緘默」。

(214) 原意是「要是他沒有同你協商」，但這不是國王的本意；他在第四〇一行裏已經暗指克勒噲是主謀的人。

(215) 原意是「你纔變做了一個不忠實的朋友」。

(216) 原意是「他願意在恐懼中統治，還是在無覺的睡眠裏？」

(217) 他自然要做許多他願做的事；但爲了公共的責任，他還得做一些他不願做的事。

(218) 「虛榮」是補充的。

(219) 原意是「都把我請出來」，希臘悲劇裏凡有什麼事情便把國王或主要的人物請出來。

(220) 克勒噲辯明了他沒有賣友的動機，他現在說出了一句成語。

(221) 指爭權賣友。

(222) 原作「畢索」(Pitho)，參看第二十六註。

(223) 原意是「根據那未經證實的猜想」。

(224) 克勒噲的意思是說如果他自己已是壞人，國王早就該看出來。

(225) 抄本把第六二四行當是克勒噲說的，這一行的  $\epsilon\gamma\gamma\epsilon$  抄本作  $\sigma\omega\kappa$ ，索縛克勒斯問或把單行的對話打斷，在這裏國王的話占兩行，正好表示他的盛怒。這殘缺的詩行的頭兩個字也許和下一行的頭兩個字相同，使抄書的人抄落了。這括弧裏的話是補充的。

(226) 「對我」二字是補充的。

(227) 原是問話。

(228) 「這成什麼話」是補充的。

(229) 指國王。

(230) 不知易俄卡斯忒是他的姊姊還是妹妹。

(231) 上面這兩行經過了許多變動。

(232) 亞里斯多德說科摩斯(Kommos)是歌隊與演員對唱的悲歌。這歌裏的抒情節律與短長節律相混，後者每行是十二個緩音。

(233) 原意是「你們所惹出的禍患」。

(234) 省去「在威迫下」。

(235) 本作「可不是他的」。

(236) 「長老們」是補充的。

(237) 「再引他進去」是補充的。

(238)

原意是「盲目的，空談的」。

(239)

原意是「爲不公平所吞噬」。

(240)

「起了爭端」是補充的。易俄卡斯忒王后只知道國王控告克勒喀；到這時經歌隊指出國王也有過錯，於是王后纔這樣問。

(241)

國王控告克勒喀的話原不很明白，所以王后纔這樣問。

(242)

原意是「這事情好像應該在這種現狀下停止」。

(243)

歌隊的話激怒了國王，國王以爲歌隊說他們兩方都不對，叫他們忘却了這事，不必再理論。

(244)

此處省去「你可以知道」。

(245)

「長老們」是補充的。

(246)

省去「歸咎」的意思。這一句本作「要是你能夠明白告我……」。

(247)

「來做口舌」是補充的。

(248)

原意是「稟賦着先知的技巧」。

(249)

易俄卡斯忒本是很敬神的，可由第六四六行至六四八行裏和她以後求神的故事（見第九一一行）裏看出來。但是他爲着神示犧牲了自己的嬰兒，還不能解救她的丈夫，這事情使他相信只有天神纔能知道未來，凡人可沒有預知的機能。她現在說那神示並不是由一個真正替神宣示的人道出的，乃是由那些祭司造作的。

(250)

希臘有兩種先知，一種是替天說話的瘋狂的人；一種是依靠鳥與火來推斷的先知。一般人對於那後一種先知很懷疑。

神示這樣說：「拉布達科斯 (Labaecus) 的兒子拉易俄斯 (Laecus) 啊，我允許你的請求，給你一個兒子，但小心，命運注定了你會死在你的兒子手中！這命運原是天帝 (Zeus) 註定的，因爲他聽從了彼羅蒂斯 (Pelonia) 的咒詛，彼羅蒂斯抱怨你殺死了他的兒子，想要復仇，纔祈求天帝給你這樣一個命運」。

(251)

上面第七一六行裏所提及的三叉路很使國王吃驚，於是他問起那肇事的地點，時間和被殺的人。他由這三點斷定了自己便是那罪人。「夫人」二字下面省去「我聽了」。

(252)

原意是「那消息還沒有停息」。

(253)

縛客斯州在希臘北部，得爾火和道力阿同是這州裏的兩個古城。塞拜赴得爾火要經過這三叉路，到現在還叫做三叉路，又叫做窄路。從道力阿沿着帕耳那索斯山 (Parnassus) 東麓下來，一小時半可以走到。編者在他的「現代希臘」第七十九頁裏這樣說：「從得爾火和從道力阿前來的道路相合處有一座灰色的小荒丘，還有一條道兒向南支去。我們可以從那地方下望窩狄浦斯由得爾火前來的道路。我們向着那被殺者迎面走去，前面的道兒很

荒涼，右邊是帕耳那索斯山，左邊是黑利空山 (Helicon) 的北尾。那南方現出一帶山谷，上接黑利空山，谷裏的荒石間點綴着稀疏的青翠，那景象真是雄壯與蒼涼。

(254) 拉易俄斯死後必定經過了相當的時間，那妖獸纔能把塞拜城弄得一塌糊塗，以後窩狄浦斯纔登極。因此有人以為詩人沒有把時間弄得清楚，但戲劇的時間原是可以縮短的。

(255) 這原字通常作「信使」，但這回國王去祈神，不免有一番禮節，將由遣使臣司理，史昭正重。

(256) 原詩的  $\sigma\lambda\omicron\upsilon\sigma\tau\alpha$  一字，本意是「死亡」，因惹起了許多疑難。第一八行與第一二二行之間說逃回了一個人，他說拉易俄斯被竄盜殺死了。第七三六與第七三七兩行裏又說拉易俄斯死後隔了一些日子，窩狄浦斯纔登位。所以在這個地方，不能說那僕人回來時纔看見拉易俄斯死了，又看見窩狄浦斯登了極。也不能說那僕人從擊事的地點逃走時，還不能確定拉易俄斯死了沒有；等到他回城後纔知道這事。編者解釋說：「當他回來後不儘看見拉易俄斯死了，並且看見你做了死者的承繼人。」佛爾夫 (Wolff) 把「拉易俄斯死了」，改成「拉易俄斯的宮廷」，即是「當那僕人回到拉易俄斯的宮廷時」。譯者以為  $\sigma\lambda\omicron\upsilon\sigma\tau\alpha$  含有「倒」

字的意思。拉易俄斯倒了，就是說他的天下倒了。這樣說來，一切的疑難都可以冰釋了。

(257) 省去「羊羣」的。這牧場在客賽龍 (Chiron) 山上或在那附近地方。(參看第一一二七行)。這人本是牧人，後來纔做拉易俄斯的侍者。他求去的緣因一方面是怕看王宮裏的污穢，一方面是自覺羞慚，因為他們好幾個漢子竟被一個路人殺敗了。

(258) 省去「科婁索斯人」 (Corinthian)。

(259) 省去「多立斯」 (Doris)。麥洛拍是多拉斯 (Doris) 的後裔，她的家族是很光榮的。

(260) 「聽了」是補充的。

(261) 原意是「那說出這話的人」。

(262) 這兒省去兩個重複的形容詞。

(263) 原作「涎淫」，這兩字大使我們害怕。

(264) 原意是「無人肯見的」。

(265) 原意是「日後用天星來測量我的家鄉」。

(266) 省去「凶惡的」。

(267) 編者想像是這樣的：那領路的人就是信使，窩狄浦斯從那窄路下來遇着那信使在車前領路，他攜着一條小杖，很容易辨識。他很凶

的叫窩狄浦斯站開，拉易俄斯也從車上發出同樣的命令。於是那馬前的車夫便把窩狄浦斯推開。窩狄浦斯不能打擊那聖潔的使臣，便向車夫打去。他經過車旁時，被拉易俄斯用刺棍打了一下；他便向着車上衝去；信使趕快回頭來救。窩狄浦斯竟打死了拉易俄斯，信使、車夫和一個隨從。另外一個隨從卻逃了回去。

(268) 這刺棍，頭上有兩個尖刺，是用來驅馬的。那車夫下來引導駒馬上行時，把刺棍遺在車上。

(269) 這「客人」可以說是拉易俄斯，也可以說是「凶手」。

(270) 「你眼前的」是補充的。

(271) 省去「在逃避中」。

(272) 許多編者認為「坡呂波斯，生養我的父親」這一行是假冒的，原意只是「殺死父親」。其實這一行對於布局的發展很有關係；因為窩狄浦斯害怕他殺了拉易俄斯，可不會想到拉易俄斯就是他自己的父親，還把坡呂波斯當作自己的父親呢。

(273) 省去「污點」。

(274) 易俄卡斯忒不明白她所說的話裏面有什麼地方可以生出一線希望來。她在第七一四與七一五兩行裏會簡略的說起那凶殺的故事。

(275) 原作「同樣的數目」。

(276) 原意是「一不等於多敵」。

(277) 「殺的」是補充的。

(278) 易俄卡斯忒的意思是說：「縱使他說是一個人殺的，證明了是你殺的，也不能說那神示顯應了；因為拉易俄斯原是註定了死在我兒子的手中，可是我那兒子從小就死了。這樣看來，那神示已不靈驗，我因此不相信忒勒息阿斯先知說你會殺死你的父親坡呂波斯 (Polybos)。」

(279) 我們在上面一場裏聽了窩狄浦斯與克勒翁的爭辯；聽了窩狄浦斯疑心自己是凶手，選聽了易俄卡斯忒瞧不起神示。爲了這幾點，這歌裏便生出了兩個命意：(一) 祈求清白的言行；(二) 對於暴戾的鄙視，不論是專制君主的暴戾，或是像易俄卡斯忒對於神示的傲慢。這歌裏對於窩狄浦斯稍有譴責，正好和第一只歌裏的同情相繼。這幾節的大意如下：

(一) 願自身的言行永久清潔。

(二) 一個暴戾的君主是會失敗的。

(三) 言行不檢的人難逃天譴。

(四) 關於拉易俄斯的神示一定得顯驗。

(280) 「規定」是補充的。

(281) 原意是「在高處運行」，或「在永恆的真理的世界裏運行」。這下面省去「賦生自高天」。

(282) 原意是「俄呂讓波斯 (Olyriatos) (Olympus) 是天上的父親」。

(283) 這是諷刺窩狄浦斯對於克勒喻的暴戾，見第六一八行至六七二行。

(284) 省去「不相宜」。

(285) 原意是「登到高牆上」。

(286) 原意是「有足無用處」，因為這一跌頭先到地。

(287) 原意是「不要阻撓」。

(288) 這也許是暗指紀元前四一五年「神使柱像」(Hermæ)的毀壞。正當雅典水師前去西西利 (Sicily) 時，城中神使的石像忽然被人毀壞了。這是些四方的柱子，上面刻着神使的頭部。到底不知是誰毀壞的，也許是一些醉漢們搗亂做出來的。

(289) 「懲罰」是補充的。「乖戾的品行」原作「不利的驕倨」。

(290) 省去「他的生命」。

(291) 意思是「我們又何必敬神，保守這些宗教禮儀呢？」

(292) 「大地中央」指得爾火 (Delphi)，參看第一八〇註「聖潔的」。

原作「不許觸摩的」。紀元前四八零年波斯人進攻得爾火，被日神潰退了。日神不讓祭司把廟裏的寶物錢財運走。

(293) 俄呂讓匹阿在希臘西部，為開運動會與慶祝的地方。阿拜在縛客斯 (Phocis) 西北的山上。

(294) 省去「如果我們稱呼得恰當」。

(295) 在這一場裏，先進來了一個從科麟索斯 (Corinth) 前來的信使。

報說科麟索斯國王坡呂波斯 (Polybus) 死了，還說窩狄浦斯不是坡呂波斯的兒子，乃是一個塞拜的棄嬰，原是拉易俄斯的僕人把他交與那信使的。易俄卡斯忒不能阻止窩狄浦斯去追究，她叫了一聲便進入室中。

(296) 易俄卡斯忒苦勸窩狄浦斯全不見效，她並沒有差人去叫那牧人。這回擎着羊毛束着的樹枝進來，把那東西放在日神的祭台上，表示她的祈求。窩狄浦斯越來越興奮，這很令她恐懼。她雖是不相信凡人所道出的神示，但對於天神仍是很崇敬的。

(297) 指公共的廟所，即女戰神廟與日神廟，參看第十三、十四兩註。但她為近便起見，卻去祈求宮前的日神。

(298) 原意是「用舊事來斷定新事」。舊事指第七一〇行以後所說及的事，即是日神對於拉易俄斯的示言不曾顯驗；新事指試勸息阿

斯先知對於窩狄浦斯所發出的斷定，斷定他是他父親的凶手。

(299) 原作『呂刻俄斯 (Aur'eos) (Lycaon) 日神』。這名號不是由

『殺狼』便是由呂客阿 (Lycaia) 山得來的。參看第七十二註。

(300) 這句話會大大的補充過。

(301) 這信使是從科麟索斯 (Corinth) 來的。他來時，易俄卡斯忒上面的

的祈禱好像立刻就有了回應。

(302) 這原詩容易聽成『母親夫人』。

(303) 原意是『既然她就是他的完美的妻子』。這『完美』二字的原

意與婚姻有關，上面說她生育過子女，所以更覺完美。

(304) 原意是『怎能生出兩重効力？』

(305) 原作『易斯司密阿』 (Isthmia) (Isthmia)，指科麟索斯地峽。

(306) 易俄卡斯忒不是在叱罵真神，乃是在叱罵那些代發神示的先知

與祭司。

(307) 指波呂波斯。

(308) 省去『莊嚴的』。

(309) 原意是『不在了，死了』。

(310) 省去『降禍』。

(311) 原意是『天秤稍稍傾斜』。這想像把生命當作平衡，稍有輕重，生

命便墜下了。

(312) 原意是『計算他的年齡，不算不年高』。

(313) 『你會玷辱了』是補充的。

(314) 詩人也許是想起了希匹阿斯 (Hippas) 的故事。(見希羅多德

Herodotus VI. 107) 希匹阿斯是雅典被逐的暴君，他在復辟

之役的前夕做了這樣一個夢，他把雅典當作母親，認為這是他成

功的預兆。愷撒 (Julius Caesar) 也做過相似的夢。

(315) 原作『你的父親的墳地』。

(316) 原作『眼睛』，借指事物的最好部分，正如眼睛是身體上最好的

部分。這意思又轉成了『突然而來的安慰』。

(317) 原意是『不合法』。

(318) 原作『科麟索斯』。

(319) 省去『老年人啊』！

(320) 以上三行意譯。

(321) 省去『當你把我給他時』。窩狄浦斯心想許是從科麟索斯

(Corinth) 附近檢來的，他並沒有想到是從客賽龍山上檢來的。

(322) 暗射窩狄浦斯自己日後的漂泊。

(323) 意思是『怎樣說你救了我』？

324 「我看見」是補充的。

325 煩惱的窩狄浦斯順着他自己的思想前進，並不曾注意到旁人的

插言；當僥倖說及他的命名時，他還在回想他所受的恥辱，但他並不怎樣痛恨他父母的殘忍，乃是想證明他們是誰。

326 原意是「這地方先前的國王宮裏的人」。

327 指歌隊裏的長老們。

328 原作「他所說的是誰？」易俄卡斯忒許久沒有答話了。

329 從一〇四二行的回答裡，易俄卡斯忒就知道事情不好了，但她還在設法不讓窩狄浦斯知道裏面的底細。同時窩狄浦斯却認為易

俄卡斯忒怕發現了他自己的門第太寒微。在這一點上，悲劇的力量可算到家了。

330 原意是「你是誰？」

331 他的命運有時好，有時壞，全用年月來劃分。

332 這是一個舞蹈的短歌，格調很活潑，表現一種快樂的興奮。窩狄浦斯的身世快要發現了，悲劇的頂點就要達到了，觀衆的心情不願久聽這種快樂的歌，所以這第三只歌是很短的。當易俄卡斯忒退出時，歌隊便感覺事情不好了；但這種印象卻被窩狄浦斯一番自慰的話打消了，因而生出了這種快樂的情調，和後來的可怕的發展

現正好相襯。歌裏的大意如下：

(一) 首節：希望窩狄浦斯是一個本地人。

(二) 首節二：他是否天神的兒子？

333 原作「俄呂謨波斯」(Olympus) 天山。

334 「我敢說」三字是補充的。雅典「酒神大節」後便逢四月初的「月圓節」(Pandia)。

335 客賽龍山牛屬於博俄替阿(Boeotia)。

336 因為他曾在那兒重生，當他被棄時，客賽龍山牛曾保護過他。

337 本作「國王們」，這叫做「詩的複數」。

338 省去呼喚日神的聲音「噫厄」。

339 省去「山林間漫遊的父親」，潘山神是阿卡提阿(Arcadia)牛人半山羊的神。

340 原意是「那仙子中誰是你的母親……？」

341 日神曾替人家牧過羊。

342 原作「苦勒涅的王子」，指神使赫耳麥斯(Hermes)苦勒涅山為神使的生長地，在阿卡提阿(Arcadia)東北部，高七千三百英尺，可以從博俄替阿(Boeotia)望見。

343 「嬰兒」的原字 *νηπια* 且表示接受時的一片驚喜，正如神使



從仙女手中接獲他新生的兒子潘山神時的一片驚喜，赫力空爲博俄普阿 (Booth) 的山名。

(344) 在這一場裏，拉易俄斯的牧人與科麟索斯前來的信使相見，證明了窩狄浦斯是拉易俄斯的兒子。

(345) 這下面省去「假使讓我來猜」。

(346) 這牧人且是拉易俄斯的僕人。那回肇事時，只有他一個人逃了回來；他請求王后把他送去牧羊。(見第七六一行。)窩狄浦斯想叫他來，問他到底是一羣強盜或只是一個強盜把拉易俄斯殺死的。

(見第八四二行。)但這時又生出了一個問題，到底這前來的人是不是拉易俄斯的牧人，是不是那曾經把嬰兒送與科麟索斯的牧人(即信使)的人。後來證明了他正是那贈送嬰兒的人，且證明了拉易俄斯是被窩狄浦斯殺死的。

(347) 牧人希圖遮飾，反暴露了他自己的弱點。

(348) 窩狄浦斯不曾注意窩狄牧人的插話，一直在追問他。

(349) 原字 *asterion* 是北極頂上小熊星座裏主要的星子，在秋分前幾天出現，叫做晨星；又在春分前幾天出現，叫做晚星。坡呂波斯的牧人於三月間從科麟索斯趕羊上客賽龐山，在那兒遇見拉易俄斯的牧人，他是從塞拜平原上去的。他們在山上住了六個月，直

到九月中那顆晨星出現時，他們便各自趕着各自的羊羣回家去了。

(340) 「那嬰兒」是補充的。

(351) 說時指着窩狄浦斯。

(352) 這原字含有「打」的意思。一八八一年哈佛 (Harvard) 大學

表演本劇，當牧人說出第一一四六行時，他舉着手杖要打信使。

(353) 他可憐那要殺他的母親，這正是他母親的罪狀。

(354) 原作複數，爲「詩的複數」，並非指「父母」。

(355) 原意是「一切都得實現」。

(356) 這不僅暗示他要弄瞎眼睛，且可以說他要自殺。

(357) 這第四只歌的題旨是「失望」，表現一種莊嚴與動情的感慨。這幾節的大意如下：

(一) 首節：生命算是虛空，窩狄浦斯的生命便是一個好例。

(二) 首節二：他曾經救了塞拜城，做了國王。

(三) 次節：現在他真是不幸啊！

(四) 次節：時間終於顯示了一切。最後長老們吐出了他們的感傷。

358 歌隊在上一節裏直接說起魯狄浦斯；這時又請出天帝來證實他的成功；此後又直接說起國王。

359 「那啞謎」是補充的，指妖獸所道出的謎語。

360 原意大約是「有誰的身世使人聽了比你的身世更覺可憐？」

361 省去「拂着你的意思」，這容易把魯狄浦斯誤作一個藏匿的罪犯；實際上乃是他自己要去發現的，悲劇的動機就在這裏。

362 省去「從嘴裏吐出」，歌隊在這兒當是魯狄浦斯死了。

363 指掃除妖獸的故事，見第十七註。

364 在「退場」裏，一個宣告人出來說俄卡斯特王后自盡了。一會兒魯狄浦斯弄瞎了眼睛出來。最後克勒贈把魯狄浦斯的女兒帶

了出來；他不願就把國王送出境外，這事情要先得日神的同意。

365 宣報人是一個從裏面出來的人，報告最後所發生的事體。

366 原作拉易俄斯的父親拉布達科斯 (Labdakos)。

367 原作依斯忒 (Ister)，那是多瑙河的古名。這下面省去腓西斯河 (Phagis)，那是從小亞細亞注入黑海的水流。

368 指王后自盡與國王喪明。

369 指國王殺父娶母等事。

370 這簡直是在對觀眾說話。

371 原意是「並不是不惹人」。

372 省去「在聽者與說者兩方面」。

373 我們可以想像俄卡斯特在一〇七二行後很失望的，興奮的由中門奔入宮中，經過一道走廊，這走廊可以設是在空院子裏，空院的四周有柱子環繞着。她穿過了這院子，進入寢殿，把門關上。不久，魯狄浦斯狂呼着進去，那院中的宣報人和旁的人恐懼的望着他。他嚷着要寶劍，問王后在那兒；於是他看見了寢殿，一直破門進去。等宮中的人進去時，見王后死了，國王已弄瞎了眼睛。

374 省去「新婚的」。

375 原意是「那早就是一具屍體」。

376 原作「詩的複數」，指魯狄浦斯。

377 原作形容詞。

378 她選生有女兒。

379 原意是「何處可以尋見他的妻子」。

380 道「母親」二字原作「耕地」，就是「生長地」。

381 原意是「他把門從門眼裏弄開」。

382 王后左右肩上各有一個繫衣的針，這針且可當小劍用。

383 指他的妻子俄卡斯特和他自己的兒女。

384 指他的母親易俄卡斯忒和他的父親拉易俄斯。

385 本意是「你們今後將在黑暗中看那不應看的人，不認識那應當認識的人」。

386 省去「不僅一次」。

387 省去「黑血」。

388 原意是「得到一點災難的解脫嗎？」

389 原作「卡德摩斯 (Cadmus) 人」。

390 窩狄浦斯曾咒詛過那和罪人來往的人。如今他自己既是那罪人，如果他留在宮中，那咒詛便會應到宮裏的人身上。

391 中門啓開後，窩狄浦斯攀着兩個侍者上，他臉上衣上帶着血痕。

392 從第一二九七行到第一三一二行一段爲短短長節律 (Phrygium)，但不成格稱的節 (Strophe 和 Anastrophie)，所以有人不把這一段當作科摩斯歌。參看第二三二註。

393 「難堪」是補充的。

394 原意是「什麼瘋魔附着了你」。

395 原意是「什麼天神跳過了你的惡運，跳過了那最遠的跳躍」。這就是說使他過於痛苦，這痛苦超過凡人所能忍受的程度。這個想像在希臘悲劇裏很普通。

396 省去「向你打聽」。

397 原作「不許說的」。

398 指上面所說的肉體與神祇的苦痛。這上面省去「痛哭」。

399 原意是「你避不掉我」。

400 原意是「刺傷眼睛的」。

401 本作「自己的手」。

402 原意是「被咒」。

403 窩狄浦斯的命運自然是苦，但他的神志清明，預先料到這樣一個結果，所以更覺痛苦；一個糊裏糊塗的人決不會感到這般痛苦的。

404 窩狄浦斯原是塞拜城的救星，誰都願意朝見他；但如今這些長老們却不願聽他的名字了，不願見他的容貌了。

405 原作「殘忍的釘子」。省去「那救活我的人」。

406 原意是「我維護是那樣的」。

407 原作「生我的人」。

408 原意是「爲天神所厭棄」。

409 原意是「那生出這不幸的我的人」。

410 「這人問」是補充的。

411 原意是「我不知怎樣說你想得很對」。

- (412) 窩狄浦斯在陽世瞎了眼睛，去到冥府時也就是瞎子，正如忒勒息阿斯 (Tiresias) 在冥府內依然是一位瞎眼的先知，又如阿喀琉斯 (Achilles) 在冥府內依然是一位健跑的人。(均見「奧第賽」(Odyssey))
- (413) 「你以為」是補充的。
- (414) 省去「在我的眼中」。
- (415) 省去「最不幸的」。
- (416) 原意是「正着眼睛」。
- (417) 原作「憂患」，指由外界一切景色所引起的憂患。
- (418) 原作「甜蜜」。
- (419) 原意是「當你接受我時」。
- (420) 原意是「外面好看，底下卻是苦難的膿水」。
- (421) 原作「那三條道路和林木掩蓋的山谷啊」。
- (422) 省去「血統關係」。這婚姻使窩狄浦斯變做了他妻子的兒子與丈夫，且變作他兒子的父親與哥哥。
- (423) 這婚姻又使俄卡斯忒變做了他自己的兒子的新娘，妻子和他們的兒女的母親。
- (424) 省去「准許」。

- (425) 省去「除了我以外」。
- (426) 原意是「我對他還能發生什麼合理的信仰呢？」窩狄浦斯對克勒翁所發出的控告全然不能成立，他對自己所發出的咒詛倒全然應驗了。他今同要求克勒翁，怎能使他相信呢？
- (427) 原作「我主日神生養萬物的陽光」。
- (428) 這「聖爾」就是埃姆培多克利斯 (Empedocles) 所說的「水」。像窩狄浦斯這樣的罪人正宜隱藏起來，不使接近自然的元行，如雨水天光之類。
- (429) 省去「聽聞」。
- (430) 原意是「我要這樣做」。
- (431) 指日神。
- (432) 這原字又可解作「逃亡的苦痛」。
- (433) 原作「必需」。
- (434) 暗射他以前不相信忒勒息阿斯先知的話。克勒翁沒有嘲弄的意思，他苦苦的說出這話。
- (435) 「是的」是補充的，原意是「我聽順日神的話，同時還要吩咐你，祈求你」。
- (436) 從第一二三五行以後就沒有提起過俄卡斯忒的名字。

(437) 原意是『不要罰我的祖城，使我住在城裏。』

(438) 原意是『我的客賽龍是很著名的。』客賽龍山和窩狄浦斯的故事永遠發生密切的關係，窩狄浦斯說這話時有無限的苦意。

(439) 原意是『給我做指定的墳墓。』

(440) 『他們的』原作『那要殺我的人的』。現在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實際上他不能死在他們手裏，只好依順他們的命令，自己死在那荒山上。但這原詩且可解作『死在他們的手裏』，因為索縛克勒斯常說死者令生人死去。

(441) 『凶死』二字原作『旁的死法』。

(442) 這裏暗伏『在科隆諾斯的窩狄浦斯』(Oedipus at Colonus) 一劇。窩狄浦斯離開了塞拜城，漂流到雅典西郊的科隆諾斯，那正是詩人的故里。這老人這時與天神默契了，得到了一個神祕的結局，許是被天神招去了。

(443) 原意是『任隨我的命運去到它要去的地方』。

(444) 指坡呂涅刻斯 (Polynices) 和厄忒俄克勒斯 (Eteocles)。

(445) 『好吧，主上』四字獨占一行，打破了那整齊的長行，這正好表示一種錯亂的心情。這下面省去『好吧』二字。

(446) 這是為聲音或景象所驚動時發出的嘆聲。原意是『我說什麼呢？』

這話獨占一行，參看上註。

(447) 『我說得對嗎？』獨占一行，參看上兩註。

(448) 原意是『備辦的』。

(449) 原意是『我知道你現在很喜歡她們，正如你先前那樣喜歡她們。』

(450) 省去『生你的』。

(451) 原意是『這樣看』，即是『看不見』。

(452) 原意是當他看見自己的母親時不能認識，又沒有什麼暗示使他懷疑那就是他自己的母親。

(453) 實際上詩人是想到自己的雅典城。『公民聚會』指雅典婦女可以參加的一切公共聚會，如像『追悼會』等；『酒神節日』

和『阿塞那節日』(Panathenaeae) 等。在『酒神節日』裏婦女們至少可以去着悲劇。這些節日都是富於宗教性的，如有不潔的人參加，便會污穢了這神聖的節日。希臘人在公共地方的感覺是很靈敏的。得馬塞塔斯 (Demetrius) 曾在斯巴達的一個節日裏被人侮辱，他即刻用衣袍覆蓋頭退出了劇場 (見 Her. VI, 67.)

(454) 原作『我的子女和你們的子女』。

(455) 原意是『你們不得出嫁，不能生育，就這樣死去』。

- (456) 本作「麥挪刻俄斯 (Menoeceus) 的兒子」。
- (457) 省去「生養她們的」。
- (458) 原作「父親」。
- (459) 這原字對於雅典的觀衆有許多意義：這兩個少女可以說是兩個孤女，她們的弟兄還很年輕，於是她們的舅父克勒喻成爲了她們的保護人，且是她們在法庭上的代替人。
- (460) 省去「窮困」。
- (461) 原意是「用手來摩一下」。
- (462) 原意是「只要機會讓你們活在哪兒，就活在哪兒」。這話內在的意思想是說「只要有機會就活在塞拜；不然，就隨天神遣派，充到一個並不十分痛苦的地方去」。窩狄浦斯知道：若是克勒喻不留她們住在塞拜，她們便會無家可依，到處漂泊。有人把這兩句當作：「你們得替我祈禱，讓我活在我應活的地方」。
- (463) 原意是「只要按照時機做去，事事都能如意」。
- (464) 克勒喻說時很和藹。這下面省去「就會明白」。
- (465) 原意是「你向我祈求天神的恩賜」。
- (466) 這下半句是補充的。

- (467) 只要天神許可，窩狄浦斯便能滿足他的請求。「在科隆諾斯的窩狄浦斯」一劇裏（見第四三三行以後）說克勒喻起初把窩狄浦斯留在塞拜城內，這自然不合窩狄浦斯的心意。過了一些時候，他的心境平靜了一些，但塞拜的公民卻要把他趕出去，於是克勒喻讓步，把他送了回去。
- (468) 這話又可解作「我不知道日神的意思」。
- (466) 各人物正在浪場時，歌隊便道出這最後的話。抄本把這一段話當是歌隊說的，但中古的學者卻把這一段話當是窩狄浦斯說的。這後者明是一個錯誤，這錯誤，正如丁多夫 (Dindorf) 所指出的，許是由攸立匹得斯 (Euripides) 的「腓尼基婦女」 (The Phoenician Women) 一劇所引起的。窩狄浦斯在那劇第一七五八行以後道出兩行話，和本劇第一五二四與第一五二五兩行幾乎是雷同的。悲劇結尾的話多半不是由主要人物道出的，免得擾亂了一個寧靜的收場。
- (470) 省去「見了」。
- (471) 「命運的」是補充的。

附錄一 哈佛表演本劇記（節譯）

一八八一年五月哈佛大學曾表演本劇。（參看引言第二十九節）。諾曼（H. Norman）著有「哈佛表演本劇」（An Account of the Harvard Greek Play,）裏面有很好的照片，那是研究本劇的重要文獻。今由那書裏選出幾段，依次排列：

（一）開場：那狹長的舞臺（如今證實了希臘劇場裏沒有舞臺。——譯者）。後面是窩狄浦斯的王宮，宮前有橫壁（Frieze）與柱子。當中有一道中門，兩邊各有一道旁門，那中門前面有兩步梯子；這三道門都是關上的，各門外都立着一所祭臺，當中的一所比較大些。門上發出了一陣響聲，又沈靜下去，音樂纔起奏。

天帝的祭司道貌岸然的扶着拐杖自觀衆右方上，他身後有一對白衣孩子捧着乞援的橄欖枝隨上。他們後面是一大羣童子，壯年人與老年人，都是穿着白衣，捧着樹枝。他們把樹枝放在祭臺上，然後坐下；只有祭司一人對着宮門立着。他們的動作簡單而莊重。

靜了一會，門啓了，國王的侍臣出來分立於兩旁，他們穿着灰藍的貼身衫。窩狄浦斯上，他的王袍有時射出紫光，有時射出金光；他的紫紅的貼身衣和白色的無面鞋上面都有金飾；他頭上戴着堂皇的冠冕。他向乞援人注視了一會兒，纔開始說話。

（二）克勒翁上：窩狄浦斯正在說話時，兒童們自

觀衆左方望見了什麼人，當中有一位兒童便向祭司示意。於是克勒噶急行上，他頭上帶着桂冠，表示他得到了吉祥的神示；身穿虎黃色的貼身衣，還擎着帽子與手杖。他匆忙敬禮後，便宣布神意。

(三) 乞援人退場與歌隊上場：窩狄浦斯表示了極急援助後，便偕克勒噶進入宮中；侍臣隨入，將門關上。乞援人慢慢起來，他們的請求既然達到了，大家便取回了樹枝，隨着祭司自觀衆右方下了。

那最後的人剛剛退出時，樂聲又響了，這回很有節奏。長老歌隊自觀衆右方進場，他們的貼身衣拖到腳下，外衣也很長。他們這一身衣服好像穿上了許多年，各人的衣褶都很別致。這十五個人分作三排，且歌且進，最後站在場中的祭臺旁邊。

(四) 忒勒息阿斯：這先知長着白髮與白鬚，是

一位奇偉可敬的人。一個童子把他引了進來，這童子穿着藍外衣，和先知的白衣相襯。國王同先知鬧了起來，後來國王進入宮中，先知退了出去。於是音樂又響了。

(五) 克勒噶重上：音樂停止時，克勒噶急上。他這回脫下了旅行裝，穿上了高貴的衣服。他的貼身衣，外衣和無面鞋都作紫色，鑲着金邊。他極端否認國王告發他的事。

(六) 易俄卡斯忒王后上：國王同克勒噶鬧得正凶時，宮門忽然開了。歌隊正勸他們息怒時，王后便出來立在門口，侍臣由兩邊分上。國王向她致禮，克勒噶卻做了一個呼冤的姿勢。王后穿着鑲邊的銀色內衣，她的外衣作淡黃色，頭戴冠冕，腳踏金飾的白鞋，還佩着手鐲和胸飾。王后安慰了國王，她信神，卻不信凡人所道出的神示。



(七) 科麟索斯的信使上王后重新出來祈禱天神時，那年老的信使就進來了。他穿着貼身衣和短外衣，帽子掛在肩上，手持拐棍。這是普通的旅行裝束。他向四處探看，打聽國王在那兒。他向王后敬禮後，便報告科麟索斯的國王死了，那地方的人民要迎接窩狄浦斯回去做國王。王后聽了真高興。國王再上，他聽了這消息也很高興。他這回換了簡單一點的金色與銀色的衣服。

(八) 王后末次退出王后看見大禍臨頭，十分愁苦。她時而舉起手來想說什麼話，但立刻又掩着口；或是放在胸前擋着那驚跳的心。她向國王奔去，又半途停下。當國王問起那個牧人時，她勉強止住愁容，向國王一笑，求他不要再理會這件事情。那知國王十分固執，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於是王后呻喚一聲，奔了進去。

(九) 拉易俄斯的牧人上：音樂停止時，國王的侍

人擁着一位牧人自觀衆右方上。(應自左方上纔能表明是從鄉下來的。——譯者。)他是一位鬢髮斑白的老年人，穿着很粗的家常布衣，背上披着一件羊皮，手裏扶着一根木杖。他的行動很困難。他面對着國王，早已明白了這番召見的用意，但不肯就直陳。牧人的緘默和信使的巧舌正好相襯。牧人聽到不耐煩時，便舉着手杖向信使打去。國王做了一個手勢，一位侍者止住了牧人。這老頭兒還不肯吐露真情，一個強有力的侍者便過來擒住了他。於是真情全露了，窩狄浦斯果然是他父親的兇手和他母親的丈夫。他叫了一聲，用衣服蓋着頭奔入了宮中，侍臣隨入。信使與牧人自左右下。臺上靜極了。

(十) 第四只歌：這個歌是很動情的，每一位歌者都知道事情很嚴重，露出很深的感慨。

(十一) 宣報人和國王上：那最後一只歌停止時，

宮門突然開了，一個宣報人奔了出來報告裏面所發生的慘劇。這人是宮中的侍從，穿着輕便的短貼身衣。一會兒窩狄浦斯弄瞎了眼睛，攀着侍臣出來，面容慘白，還帶着血痕。歌隊全體用衣服掩着臉面，聽國王在那兒呻吟。

(十二)退場：窩狄浦斯求長老們把他殺了，或是把他逐了出去。克勒噲戴着王冠出來。窩狄浦斯想起自己先前的暴戾，很不好意思和克勒噲接近。他不能逃走，只好掩着臉，靜靜的等待着。他們交談了一些時候，窩狄浦斯要摩撫他的女兒，於是克勒噲叫人去接了出來，交與窩狄浦斯。他跪在她們面前痛哭；那兩位女孩太年輕，不懂得那事情怎樣可怕，只知道可憐她們的父親。克勒

噲這時退到觀衆右方，用衣服遮着臉，不忍見那悲慘的別離。窩狄浦斯求他伸過手來，表示他答應照料那兩個孩子。他自己先伸出手來等待着；克勒噲慢慢走過去答應了。窩狄浦斯又回頭去拉着他的女兒。這慘象演得太久了，克勒噲吩咐窩狄浦斯放了女兒，退入宮中。窩狄浦斯只好分開。宮門啓了，克勒噲親自引導窩狄浦斯進去，女孩與宣報人隨入，窩狄浦斯的侍者將宮門輕輕關上。樂聲又起了，歌隊的首領道出了他的人生見解後，全體退場。

# 附錄二 希臘譯音表

英文音	送氣		無送氣		送氣		無送氣		送氣		無送氣		送氣		無送氣	
	α	α̇	ε	ε̇	ι	ι̇	ο	ο̇	υ	υ̇	ω	ω̇	α	α̇	υ	υ̇
○	阿	厄	易	俄	羽	暖	窩	威	奧	歐	烏	安	恩	印	喻	允
β	布	巴	比	波	畢	拜	博	倍	寶	剖	部	班	木	寶	篋	彬
γ	格	加	隔	戈	古	該	果	圭	高	苟	谷	干	根	究	功	棍
δ	德	達	狄	多	底	帶	朵	兌	道	丟	杜	丹	登	了	洞	盾
ζ	茲	則	穉	左	宜	望	坐	稟	裏	宙	組	贊	繪	晉	總	駿
θ	司	塞	息	索	索	賽	梭	綬	騷	秀	蘇	散	蘇	辛	松	布
κ	克	卡	客	科	苛	開	庫	考	寇	庫	坎	散	蘇	困	空	坤
λ	爾	拉	力	羅	呂	來	螺	類	勞	琉	盧	蘭	楞	林	隆	窟
μ	護	馬	摩	羅	彌	邁	來	梅	卵	經	樓	曼	門	民	蒙	峴
ν	恩	那	尼	諾	呢	奈	挪	礙	瑞	紐	努	南	能	摩	農	敏

英文書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希臘語
x	ε	克野	克薩	克塞	克息	克柔	克緒	克賽	克梭	克綫	克驢	克秀	克蘇	克散	克森	克辛	克松	克荷	κ	χ
D	π	普	帕	拍	匹	坡	畢	彼	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π	ϕ
rh, r	ρ	耳	刺	勒	立	捺	律	撻	撻	撻	撻	撻	撻	撻	撻	撻	撻	撻	ρ	χ
s	σ	斯	薩	塞	思	宋	緒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捷	σ	ψ
t	τ	特	塔	忒	替	托	提	泰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τ	φ
rh	φ	夫	法	斐	非	菲	費	火	魁	魁	魁	魁	魁	魁	魁	魁	魁	魁	φ	χ
ch	χ	克濁	卡濁	刻濁	客濁	科濁	渴濁	庫濁	考濁	庫濁	庫濁	庫濁	庫濁	庫濁	庫濁	庫濁	庫濁	庫濁	χ	ψ
D <sup>s</sup>	ψ	普斯	普薩	普塞	普息	普柔	普緒	普賽	普綫	普驢	普秀	普蘇	普散	普森	普辛	普松	普荷	普荷	ψ	φ
h	ρ	哈	赫	希	和	許	亥	霍	豪	侯	胡	罕	罕	痕	欣	洪	洪	洪	ρ	φ

註：這表是參考何松齡等所編的『外國人名地名表』製成的，尙待修改。

## 附錄三 專名詞表

(以筆劃多寡爲秩序，但排列不很準確，專名詞也許有遺漏)。

巴克科斯 (Bak'Xos) (Bacchus) 爲酒神。

厄忒俄克勒斯 (Eteok'λns) (Eteocles) 爲窩狄浦斯之子。

天帝 (Zeu's) (Zeus) 爲諸神之長。

日神 (Ἄπολλων) (Apollo) 爲天帝之子。

卡德麥阿 (Kadme'α) (Cadmeia) 卽塞拜城。

卡德摩斯 (Ka'dmos) (Cadmus) 爲塞拜城的建造人，

參看第三註。

安替功涅 (Ἀντιγόνη) (Antigone) 爲窩狄浦斯之女。

窩狄浦斯王 附錄三 專名詞表

呂客阿 (Λυκία) (Lycia) 參看第七十二註。

忒勒息阿斯 (Tegeor'ias) (Teiresias) 爲塞拜的先知。

克勒翁 (Kpe'ων) (Creon) 爲易俄卡斯忒的弟兄。

宙斯 (Zeu's) (Zeus) 爲諸神之長。

帕耳那索斯 (παρνασσός) (Parnassus) 參看第一七

八註。

坡呂波斯 (Πολύβος) (Polybus) 爲科麟索斯國王。

坡呂涅刻斯 (Πολυνεικός) (Polynices) 爲窩狄浦斯

之子。

易俄卡斯忒 (Ιοκάστη) (Jocasta) 爲窩狄浦斯之母

及妻。

易斯麥涅 (Ἰσμηνή) (Ismene) 爲窩狄浦斯之女。

拉布達科斯 (Λαβδακος) (Labdacus) 爲拉易俄斯之

父。

拉易俄斯 (Λαῖος) (Laius) 爲塞拜城國王。

阿耳忒密斯 (Ἄρτεμις) (Artemis) 爲月神。

阿拜 (Ἄβαι) (Abae) 參看第二九三註。

阿塞那 (Ἀθηνά) (Athena) 爲女戰神。

客賽龍 (Κισαίων) (Cithaeron) 參看第一五八註。

苦勒涅 (Κυλλήνη) (Cyllene) 參看第三四二註。

科麟索斯 (Κορινθος) (Corinth) 爲科麟索斯地峽旁

的城名。

俄呂謨匹阿 (Ὀλυμπία) (Olympia) 爲希臘西部名

城，開運動會的地方。

神使 (Ἑρμῆς) (Hermes) 爲天帝之子。

麥洛拍 (Μερόπη) (Merope) 爲坡呂波斯的女子。參

看第二五九註。

麥挪刻俄斯 (Μενόκεως) (Menoceus) 爲克勒喻的

父親。

得爾火 (Δελφοί) (Delphi) 爲縛客斯 (Phocis) 的城

名，即日神的宣示所。

道力阿 (Δαυλία) (Daulia) 爲縛客斯 (Phocis) 的城

名。

塞拜 (Θῆβαι) (Thebes) 爲博俄替阿 (Boeotia) 的

城名。

赫力空 (Ἑλικών) (Helicon) 爲博俄替阿 (Boeotia)

的山名。

窩狄浦斯 (Οἰδίππος) (Oedipus) 爲拉易俄斯之子，爲

塞拜城國王。

潘山神：(Pan) 爲牧羊神。

縛客斯：(Phocis) 爲希臘北部的州名。

---

戰神：指阿勒斯 (Ares)，爲天帝之子，卽羅馬的馬斯

(Mars)

## 附錄四 抄本版本與英譯本

### (甲)抄本

本劇的希臘版本採自下列幾種抄本：

(一)勞楞喜安(Laurentian)抄本，爲十一世紀上半葉物，存花城圖書館(Biblioteca Mediceo-Laurenziana, Florence)這是最好的本子，抄得很仔細。

(二)巴黎國家圖書館抄本，分四種：

(1)十三世紀抄本之I(A, cod. 2712)這也很好。

(2)十三世紀抄本之II(E, cod. 2884)

(3)十五世紀抄本之I(B, cod. 2787)

(4)十五世紀抄本之II(T, cod. 2711)

(三)威尼斯圖書館(Biblioteca Marciana, Venice)抄本，分四種：

(1)十三世紀末葉或十四世紀初葉抄本。

(2)古抄本，也許是十四世紀物。

(3)十四世紀抄本之I(V, cod. 467)

(4)十四世紀抄本之II(V, cod. 472)

(四)牛津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Oxford)抄本，分三種：

(1)十四世紀末葉抄本。

(2)十五世紀初葉抄本。

(3)十五世紀抄本。



(五) 劍橋特林尼提學院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十四世紀抄本, 其中有一部分許是十五世紀早期的抄本。

(六) 其他各種抄本。(參看哲布的原書)。

自從索縛克勒斯死後, 雅典的演員時常更改他的原著。大約經過了七十年, 來到加斯 (Lycurgus) 使人規定了一種抄本, 存在公共案卷處。我們最古的抄本距那個時代已經有一千四五百年, 在這個長久時期內, 那原本必定又經過了許多變動。而且我們的抄手又沒有很高的學識, 不懂得古代的希臘文, 不懂得古典節律。錯誤的地方他們不是照樣抄上, 便是依照他們當時流行的希臘語言來塗改。但關於索縛克勒斯的抄本, 比起另外那兩位悲劇大家的抄本到可靠得多。

## (乙) 版本

### (一) 合訂本

(1) 柏格 (Berck) 一八五八年。

(2) 布勒德 (Blaydes) 一八五九年。

(3) 卡姆培爾 (L. Campbell) 一八七九年。

(4) 丁多夫 (Dindorf) 一八八五年改訂本。

(5) 挨爾曼 (G. Hermann) 一八三三年第

### 三版。

(6) 林武德 (Linwood) 一八六〇年牛津第

三版, 與一八八五年來比錫 (Leipzig) 第六版。

(7) 維刻來 (Wecklein) 一八七六年。

(8) 璵克 (Schneidewin-Nauck) 一八八〇

至一八八八年柏林新訂本。

### (二) 本劇單行本

(1) 肯內提 (Kennedy) 一八八五年, 由斯

提爾(T. H. Sall)加註。

(2) 利忒(Fr. Ritter) 一八七〇年。

(3) 懷特(J. H. White) 一八七九年新訂

本。

(4) 佛爾夫培勒曼(Wolff-Bellermann)

一八七六年次版

(5) 厄爾(M. L. Earle) 一九〇一年，這書

的註解很好。

(6) 哲布(Sir Richard C. Jebb) 一九一

四年劍橋翻本，這是『索縛克勒斯』叢書第一冊，即

是本譯劇的根據本。這是最好的版本。

(丙) 英譯本

(甲) 韻文本

(1) 卡姆培爾(L. Campbell) 的『索縛克

勒斯』(“Sophocles, the Seven Plays in English Verse”) 一八八三年由倫敦特楞亦書局(Kegan Paul, Trench and Co.) 出版。這譯本還好。

(2) 懷特勞(Whitelaw) 的譯本，一八八三年。這是最好的翻譯。

(3) 非利摩爾(Phillimore) 一九〇二年在倫敦出版的。

(4) 楊格(G. Young) 的『索縛克勒斯的戲劇』(“The Dramas of Sophocles”) 一九一零年，為『萬人叢書』。

(5) 普拉普忒(E. H. Plumpton) 的『索縛克勒斯的悲劇』(“The Tragedies of Sophocles”) 一八六五年由斯特拉哈姆(Alexander Strahan) 印行。

(6) 斯托耳 (F. Storr) 的『索縛克勒斯』一九一六年由倫敦海內曼 (William Heinemann) 出版。

(7) 韋 (A. S. Way) 的『索縛克勒斯』 ("Sophocles' in English Verse") 一九二四年由馬克密蘭 (MacMillan) 書局出版。

(乙) 散文本

(1) 夏芝 (W. B. Yeats) 的『窩狄浦斯王』 ("Sophocles' King Oedipus") 一九二八年由馬

克密蘭 (MacMillan) 書局出版。這是夏芝特為現代舞臺翻譯的，很簡明有力，簡直是他的創作。

(2) 牛津譯本『索縛克勒斯的悲劇』 ("The Tragedies of Sophocles") 一八八二年由倫敦培爾 (George Bell and Sons) 書局出版。

(3) 哲布 (Sir R. C. Jebb) 的譯本，附在他所編的『索縛克勒斯』內，一九一四年劍橋翻印本，另有單行本。這是死譯。